



# 神啊， 祢是來整我們的嗎？

Where the Hell Is God?

上主的美善vs.邪惡的苦難

「  
為什麼我們要受苦？」

李察·雷翁納 著 張宗德 譯  
Richard Leonard, S.J.

丁松筠 光啟社副社長

巫錦輝 罕見疾病尼曼匹克症病友聯誼會會長、電影《一首  
搖滾上月球》主角之一、睪熊霸搖滾樂團鍵盤手

孫效智 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習育成中心主任

溫柔推薦

# 神啊，祢是來整我們的嗎？

上主的美善 vs. 邪惡的苦難

李察·雷翁納 / 著

張宗德 / 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 Where the Hell Is God?

By Richard Leonard, S.J.  
Translated by Zonder Chang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iddenSpring, an imprint of Paulist Press  
997 Macarthur Boulevard, Mahwah, New Jersey 07430  
Copyright © 2010 by Richard Leonard, S.J.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錄

推薦序

痛苦中的恩寵 丁松筠

改變 巫錦輝

無論疾病健康，我信祂在！ 孫效智

等待已久的書 詹姆士·馬丁

前言

第一章 天主不是來惡整我們的

天主不會直接施予或囑意痛苦、死亡、受難或病痛。  
天主不會用壞事來懲罰我們。

035

021

017

013

011

007

## 第二章

我們藉由痛苦而成長，  
但痛苦並不是被安排來讓我們成長的

天主不會安排意外事件來教導我們，即使我們可以從中學習。

047

## 第三章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擔任氣象專員的天主。  
我們可以不要再祈雨了嗎？

地震、水災、乾旱與其他天然災害都不是天主的旨意。

057

## 第四章

我們是受邀請回應天主的愛，  
而非被愛強迫或控制

天主的旨意顯示在大格局中，勝過在小細節裡。

073

## 第五章

如果天主這麼對待了祂唯一的愛子，  
也許我所受的還算輕

天主並不需要耶穌的血。耶穌也不只是來世上「受死」的，  
但是天主用祂的死亡來宣告死亡的終結。

089

## 第六章 「這是我們所造成的世界」

天主創造了一個不盡完美的世界，否則它就會是天堂。  
在這個世界裡，苦難、疾病、痛苦都是真實的。  
有些問題是我們自做自受，卻埋怨天主。

105

## 第七章

當你的時候到了，你的時候就到了，  
一秒鐘都不會多

天主不會對我們趕盡殺絕。

123

## 結語

135

## 痛苦中的恩寵

丁松筠神父

光啟社副社長·耶穌會會士

父親在我十歲那年過世，我的弟弟松青（大家所熟知的小丁神父）才八歲，那時，媽媽肚子裡還有六個月的身孕，我們的日子過得十分艱辛，喪父之痛與經濟壓力幾乎使我們熬不下去；然而，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那段日子是天主給我的無比恩寵！父親不在了，我只能常常上教堂祈禱，天主總是傾聽我的訴說，把我攬在祂懷中，任我痛哭，我強烈地感受到祂的愛，我在人世的父親走了，但在耶穌跟前，找到了另一位父親，很快地，祂帶領我走出思念和痛苦，我清清楚楚地聽到祂對我說話，這美好的交會，在我每一次的祈禱中都存在著，直到今天都還一樣深刻，成了我無可動搖的全心依靠與生活引導，讓我覺得好幸福！

是的，幼年喪父對任何半大不小的男孩，都是重大的打擊，那段痛苦的歲月，我只能依靠天主，還有來自家庭的愛與責任。父親走的那晚，痛苦萬分的母親含著淚對我們說，她很想跟著父親走，但我們這三個孩子，是她唯一生存下去的理由。我對自己說，在這世界上有一個人是完完全全地因為我而活著，我唯一可以報答母親的，就是扛起照顧弟弟的責任，為她分憂解勞。然而，八歲的小丁似乎血液裡早就充滿著藝術家愛作夢的因子，完全不切實際。例如，他會不小心跌到仙人掌叢中，滿臉是針、是淚的爬出來；他會捅到蜜蜂窩，被群蜂追著跑，我不知哪來的力氣，也忘了自身的危險，拿紙板用盡全身揮趕蜂群，再帶他去急救；還有一次他騎著腳踏車，沒有出車禍，卻撞傷了，我帶他去包紮，問他怎麼回事？他卻天真地說，騎下坡太舒服了，他正閉著眼享受呢！另一次，他從屋頂上摔下來，是想試試自己是不是與鳥一樣能飛；更別說是在樹枝上吊來吊去的學泰山，可想而知又是摔得骨折，我得帶他緊急送醫。

最離譜的是他連在床上都會受傷，個子還小的他有一回想關窗，站在



床上去拉，手指卻被重重的木窗卡住，我在驚嚇中不知哪兒來的力氣把窗頂開，救了他那雙日後畫畫非常寶貴的手；而我那才出生一歲多的弟弟，不小心把蠟筆塞入鼻孔裡拔不出來，又是我抱去求救……類似這樣的「大災難」，幾個星期就會上演一次，對身為長子的我真是頭痛不已，當時覺得非常倒霉，非常無奈；然而，現在想來，點點滴滴都是天主的恩典，祂用苦難包裝了無數恩典，送給我們家緊緊相依相繫的愛，在別人眼中，我們很貧窮，又沒有一家之主可依靠，但在我們全家人眼中，天主的恩典夠我們用了。

儘管媽媽在最初的時候，心中難免有怨、有恨，對天主充滿疑惑，也曾短暫地對天主失去信心，但是，她仍然覺得要帶我們兄弟倆上教堂，我們在聖堂中虔誠地感謝主，讓我們這多災多難的家，度過每一次難關，信仰讓我們睜開眼睛，看到祂所賜恩惠的那一面，而非抱怨苦難，家庭緊密的愛，是我們成長的力量來源；媽媽後來更用她的一生，更成了鄰里及堂區中最會安慰人、鼓勵人的「導師」角色，因著她所承受的苦，她的傾聽

與陪伴，以過來人的同理心，深深打動那些同樣受苦的靈魂，讓受折磨的人及早找到信仰的力量，走出痛苦，迎接恩寵。

每年歲末，我都受邀參加創世基金會所辦的「千人大辦桌」活動，去與這些「最小弟兄」共進愛宴，並一桌一桌為他們發送紅包，熱誠地注視他們的眼，握握手、說說話，也有人要求為他做覆手降福，讓他們感受到被尊重與被愛，帶給他們祝福；在這些最小弟兄的眼中，我同樣看見了天主愛的邀請，愛的面貌；信仰，從來不是讓我們的人生就此一帆風順，快樂幸福；而是，給我們無數恩典、無比力量、無限感動，讓我們懂得從苦難中看見恩寵，看見愛，而轉身去愛人！

## 改變

巫錦輝

罕見疾病尼曼匹克症病友聯誼會會長  
電影《一首搖滾上月球》主角之一  
網熊霸搖滾樂團鍵盤手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一章4節）

兩個孩子於二〇〇〇年診斷出罕見疾病——尼曼匹克症——C型，在許多不確定因素與周遭翻山倒海壓力造成無力感的煎熬下，婚姻也快觸礁，自己也瀕臨憂鬱症。為了挽回婚姻重新面對問題，我選擇接受專業的心理諮商及用基督教信仰的力量，雙管齊下。用近兩年的時間收拾起悲傷、埋怨、自責、憤怒、自卑，決定以正面積極態度迎向陽光；即使內心還是很傷痛、很無助，仍要保有內心的喜悅和熱忱。走出去分享真實的傷痛與罕見的幸

福後，看見內心自在的無限可能，也體會到有機會為別人付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更看見社會上處處充滿溫暖與愛，關鍵在於你願不願「改變」。

其實上帝在每個人內心都放著一股復原力，透過基督信仰的力量，在逆境中獲得指引、安慰，尋找希望、生命的意義、安撫與慰藉，了解許多事情並非自己所能控制，對於無力改變的事情也就提高了忍受力，願意接納現況，也把苦難視為生活的一部分。

聖經《哥林多後書》一章四節「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給我們很大鼓勵與安慰，盼這段金句對大家也有幫助。

無論疾病健康，我信祂在！

孫效智

臺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任

杜斯妥也夫斯基曾說：「我們為追求幸福而受造，凡生活在完滿幸福中的人有權利對自己說：我在世上奉行了天主的旨意。所有行為正直的人、聖人、殉道者都幸福快樂！」這句話真的很弔詭。人生充滿了各種苦痛，怎可能跟完滿幸福並行？而且，完滿幸福還是奉行主旨的結果？奉行主旨的人除了要忍受一般人都會遭遇到的生老病死之外，還要因為他們的正直與聖德而受到額外的迫害與痛苦，殉道者更是在痛苦中堅忍到底，如何能說這些人幸福呢？難道是一種阿Q精神？無怪乎大德蘭會感嘆說：難怪天主的好朋友這麼少！確實，在痛苦中的人們有理由懷疑：天主在嗎？祂真是慈愛的天主嗎？祂把我們當好朋友看嗎？

而還有一種痛苦說不定比殉道者所忍受的痛苦要更讓人難受，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會承受這樣的痛苦，也不知道這樣的痛苦的意義，那就是：因為意外而終身癱瘓的痛苦。這本書正就是從這種痛苦的經驗中所滋長出來的有關痛苦的信仰與神學反省。作者不希望它是一本硬梆梆的痛苦神學，只提供一些小神學正確但卻讓人難受的教條。他希望這本書深入痛苦者難以言喻的幽暗，同理他們無法形容的揪心之痛。

耶穌會神父李察·雷翁納的家庭經歷了深刻的痛苦：開朗大方，善良熱心的姐姐，因為車禍在瞬間就變成了一個從此不能動彈的爛癱子（套用當事者的話）。李察神父的媽媽悲憤不已，大聲質問：「天主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們？」、「天主到底死到哪裡去了？」

李察神父說，他是個耶穌會士，天主的事就是他的事。

面對媽媽連珠砲的發問以及不同友人對此事的回應，他發現到，裡面有太多過於簡化的答案以及讓人難受的神學觀點。懷著心中對姐姐的不捨，李察神父開始了他這輩子最痛苦也最重要的神學探討。

「舊約時代上主的形象」常存在許多人的心中，暴君形象的上主簡單的解答了某些人生命沉重苦難的來源；李察神父透過自己的神學操練與思辨反省，「拒絕相信上主是個以恐懼、死亡、磨難、壓迫來維持權力的至高統治者」，因為從耶穌身上和祂的作為中，看不到這樣的天主。耶穌基督帶來的救贖，傳遞出以下訊息：天主藉由耶穌揭露祂的行徑與想法，祂想要被認識，特別是在我們因絕望而屈服的時刻。耶穌的生命、死亡與復活都顯示了上主願意以最親密的方式參與人類的歷史；耶穌的誕生是為了生命，而非死亡；為了建設，而非毀滅；為了治癒，而非受苦。

人具備為痛苦尋找意義的能力。經過家庭事故的沉痛經驗，李察神父也因此獲得一份大禮，就是更能同理經歷悲傷滄痛與覺得自己被生命、被天主所遺棄的人。這樣的經歷為身為神父的他帶來不可磨滅的、更好的轉變。

李察神父說我們藉由痛苦而成長，但痛苦並不是被安排來讓我們成長的；因為天主的愛，是全然的。祂要我們擁有生命、自由與喜樂；天主給

我們自由意志，因為自由，所以我們對天主的選擇與答覆也才有意義。當我們受苦時，天主不是置身事外看我們受苦，而是痛苦中的陪伴者，祂將我們擁在懷中，分享我們的悲傷與痛苦；生命中每一天、每一刻，天主都在做祂受難日所做的，不讓邪惡、死亡與毀滅劃下句點，而是讓人性勝出、獲得尊嚴，用祂的奇異恩典，讓我們在最壞的狀況下，還能做到最好，用光明與生命寫下結局。

閱讀《神啊，祢是來整我們的嗎？》這本書，幫助我們用更深刻的眼光來看待痛苦的問題並反省自己跟天主的關係。這本書也帶給我很多跟天主親近的喜悅。這樣的反省跟喜悅，需要每個人靜下心來思索與體驗，邀請大家開展這樣的獨特旅程。



## 等待已久的書

詹姆士·馬丁

耶穌會士

多年來，我一直想讀到這樣的一本書。

若要說《神啊，祢是來整我們的嗎？》這本書會改變你看待生命的方式，這一點也不誇張。就如同李察·雷翁納一開始說的，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作為痛苦神學的學術著作，而是個衷心的邀請，獻給生命中曾有過痛苦的人——也就是所有人。

我朋友李察·雷翁納是我所認識最棒的耶穌會士之一。他學識淵博、辯才無礙、心懷仁愛，有時非常的幽默，同時也非常的勤奮。在他異常忙碌的神父生活（包含所有的神職服務工作）之外，他也是位教師、作家與演講者。知道他是老師的人，如果看到他在座無虛席的主日彌撒中精采的

證道，必會大感意外。認識他是位神父的人，若看到他學術專業的文章，特別是電影評論，也會大吃一驚。（沒錯，就如許多耶穌會的學者一樣，他也有哲學博士學位。）認識他學術作品的人，如果看到他生動的演講，也會很驚訝，而且他是個炙手可熱的演講者——從墨爾本到倫敦到羅馬再到洛杉磯——他演講的題目也非常的多元。

然而，有件事是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就是他家庭所經歷的深刻痛苦，這也是各位即將讀到的。這樣令人震驚、不解、而又深刻的痛苦經驗，改變了李察的家庭，也改變了他。閱讀他對生命這一章的反省也會讓你有所改變。

剛剛這句話聽起來過於誇大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他的這本新書探究了這永恆疑惑：「為什麼我們要受苦？」並以獨特的方式探討。

通常面對這棘手的主題，可以採用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以神學的立場，特別由神學家主筆，取材新舊約的一些觀點仔細權衡，一位良善的上帝怎麼能容許痛苦？這樣的老問題得以藉由教會聖人與神學家作品的啟

發，來周詳的回答。第二種方法則是經驗談，這也是大部分非學術界的人所採用的，作者詳細描述自身的痛苦體驗，或親友痛苦的故事，反省所學到的經驗，為讀者提供見解與教導。《神啊，祢是來整我們的嗎？》這本書巧妙的融合了以上兩種方法，因為李察不只是個獨到的神學家，更親身經歷過改變他一生的痛苦經驗。

你很快會發現作者否絕了「簡單」的答案，那些出於好意的教友們用來安慰受苦者的陳腔濫調通常有害而無益。對於這樣痛苦奧義的制式回答，就連虔誠的信徒聽到都會反感，而且應該覺得反感。

舉一個我自己的經驗，我的祖母在安養院時，安養院裡有個老修女，因為病痛承受極大的痛苦，有天，這修女的長上前來探望這受苦的修女。

「我好痛苦。」她對長上這樣說。

「想想十字架上的耶穌。」長上回答。

「耶穌也只在十字架上痛了三個小時。」她難過的回答。

姑且不論這修女最後是否能在深知痛苦耶穌的陪伴下得到慰藉，這位

長上迂腐的答案極度的沒有幫助。

李察·雷翁納知道這些傳統的觀點雖然多帶有真理，然而每位信友都應該自己親身探索苦難的奧祕，藉由與我們一起受苦的上主的陪伴，親自在苦難中找到屬於個人的意義，這也是他藉著這本卓越的書要幫助讀者做的。藉由他坦誠忠實描述自身與苦難博鬥的經驗，與他無懼的挑戰傳統痛苦觀點，他將領我們走過死蔭的幽谷，進入光明之境。

上主到底在哪裡？上主在這裡，在這本書的字裡行間，這本書會幫助你，即使在生命中最痛苦的時刻，都能找到祂。

\*詹姆士·馬丁 (James Martin, SJ) · 耶穌會士，著有《襪子堆裡的聖人》、《找到自己，找到天主》、《雙手編織愛》、《慧心·一笑》、《耶穌會士（幾乎）全指南》（暫譯，*The Jesuit Guide to (Almost) Everything*）等書。

前言

大部分探討「人類苦難時，上主在哪裡？如何能找到祂？」這個主題的哲學或神學書籍，都相當學術，我覺得這些書籍非常重要，即使有時我不贊同他們的論述或結論。有時我甚至覺得它們建構的知性距離，能幫助我解析這切身的問題。

雖然我希望這是一本睿智的書，但這書並非為學術界而寫。我不會重述「辨神論」(theodicy, 神義論, 註)裡各層面歷史悠久的神學爭點。這本書出自我自身的經驗，是因我身陷家庭悲劇中，是我在面對惡時，堅持著相信一位慈愛的天主所不得面對的一些基本的問題。因為這本書很清楚地就屬於所謂思辨神學的領域，因此我並不需要對這本易懂的書再多說什麼了。幾世紀以來，不少比我更有智慧的人也親身經歷過這些問題，而得到不同的結論，我很樂見這樣的事。問題是當我最需要他們的見解時，我發現他們的答案並不合適，我並不是在責怪他們，他們大部分的人當時並沒有現代聖經研究、神學、科學與心理學的幫助。

教會也知道在這層面不能太武斷，因為從現世的角度，我們就是不知

道天主教在哪裡、天主如何置身於這世界的苦難。所以我也不想強調是這本書幫助了我在「死亡的陰影」下走過「眼淚的幽谷」時，堅持相信有一位慈愛的天主。

也許切入這個領域最好的方法就是說個故事。就如同大屠殺生還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說的：「你想知道夜的國度嗎？夜的國度是無法形容的，但讓我給你說個故事……你想知道人內心的狀態嗎？人的內心是無法形容的，但讓我給你說個故事……你想要描述那無法描述的事嗎？無法描述的事是無法描述的，但讓我給你說個故事。」

所以，讓我用個故事來起頭。

在我二十五歲生日的清晨，我所在耶穌會會院的長上來叫我起床，跟我說我母親在電話線上。我並不是來自一個很擅於表達的家庭，我們不會在生日的清晨彼此打電話，但當我一聽到我媽媽的聲音，我就意識到這不是一通生日快樂的電話。「你姊姊出了車禍，我要馬上趕去達爾文（Darwin），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來。」我姊姊崔西在剛念完護理學校後的幾

個月，就去了加爾各答 Kalgihar 垂死之家，也就是德蕾莎修女開始的第一個機構服務。六個月後，她回到家鄉照顧當時身體不太好的母親，之後又回到了印度。十八個月之後，印度政府拒絕再更新她的簽證期限，因為她的身份是志工。於是她回到澳洲工作，與聖母聖心會的修女一起服務於一個為澳洲原住民辦的健康中心，中心位於基茨港 (Port Keats)，現在地名已改回傳統的名字 Wadeye。她年輕、充滿活力，而且能力很強。基茨港的團體給她滿滿的活力，就如同在印度一樣。

我生日的前一天，崔西到另一個偏僻的小鎮愛德烈河 (Adelaide River) 幫當地的護士代班，這是個離達爾文市南方約一小時車程的小鎮，鎮上主要為澳洲原住民及白人。接下來發生的事是崔西的故事，我就讓她以她的書——《大劫難》(The Full Catastrophe) 娓娓道來。

「……當時我在愛德烈河鎮支援的日子即將接近尾聲，我開車到基茨港度週末，車上載了水電工的太太瑪格麗特和她的三個孩子，因為她們家的車不能走泥路。我們度了個愉快的週末，就在回程快回到愛德烈河鎮時，



車子的引擎突然咳了一下就故障了，幸運的是，我們停下來不久後就有兩台車經過，而且主動的願意幫我們把車拖進城裡。

我們聯接好，也上路了，但就在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時候，我發現我的車開到拖吊繩上，整個車子向左邊衝，我抓住方向盤想減緩眼前小樹的撞擊力道，接下來我只知道整台車都翻了，我不確定自己朝上還是朝下，我完全無法動彈，感覺像是整個車頂都壓在我頭上。不過我的腦和口還能運作，就在我確認孩子們都安全、瑪格麗特也沒有嚴重受傷後，我感到放心多了。我們善心的撒瑪黎雅人非常慌張，其中一個俯身跟我說他們馬上去愛德烈河鎮找當地的護士。我回答說：『我就是他X的護士』，然後指引他去當地原本那位護士的家裡。

好幾個小時之後，在警察、救護車、護士的照顧協助下，我從這團鋼鐵的囹圄中解脫了，我全身唯一感得到的就是頸部劇烈無比的疼痛，他們把我平放在地上，套上護頸，再移到救護車的擔架上。光是看到身邊的人臉上擔心的表情就夠讓我心情極速墜落。這整個事發過程我都一直很清

醒，我的大腦也知道我已經感覺不到肩膀以下的任何知覺，只是身體的其它部分還在抗拒這個事實。

往達爾文的路程慢慢得叫人難熬，救護車上的同仁每二十分鐘就會停下來查看我的生命跡象，我威脅他們再停下來一次我就要死了，因為每次停車、開車的動作都讓我的頸部痛到受不了，另一個讓我擔心的是後腦的刺痛，同時也真實的感受到像有螞蟻在咬我的頭皮。我花了一些時間說服救護車的救護人員我的痛並非因為腦傷，而且我的抱怨是完全認真嚴肅的。為了決心要封住我的嘴，她用手指頭梳過我的頭髮，她才很驚訝的發現幾隻巨大的綠螞蟻，而我後腦的疼痛是來自一隻尖銳的樹枝。緊接著我們就直衝達爾文，中途不再作任何的耽擱，我躺在擔架上，暗自希望這一切只是個可怕的惡夢。

我請醫院的員工聯絡我在達爾文的一位朋友，我相信她可以勝任聯絡我母親、告訴她這個消息的任務。」

午夜一點半，吉兒打電話給我媽媽，告訴她崔西出了車禍，當時她們雖都不清楚受傷的程度，卻明白需要母親到場。接下來的這段故事是「母親的時間」。我的母親在三十二歲時就守了寡，我父親在三十六歲時因劇烈的中風而過世，母親便成了帶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當年我哥七歲，我姊五歲，我兩歲。事發當時媽媽是家裡唯一的大人，所以她決定先不要叫醒我和我哥，她覺得應該讓我們兩個好好的睡一夜，反正天亮以前我們誰都無法做什麼，媽媽也沒有打電話給任何人，她獨自坐著喝咖啡、抽煙，直到天明。

早上九點，我和媽媽就上了往達爾文的飛機，若你這一生中曾遭悲劇碰觸，你就能同理我們當時不願面對現實的感受——我們覺得飛行途中的一切事物都瘋狂的好笑，我們還開玩笑說等會兒到醫院，崔西應該已經坐在床上大啖牛排、啤酒，笑我們緊張得跟什麼一樣。可惜並沒有發生這樣的喜劇收場。

一到機場，我們看到非常多穿會衣戴頭紗的修女，我當時還在想，下

一班一定是教宗的飛機。「到醫院時醫生會詳細告訴你們一切。」然後我們就趕到崔西的床邊，長長的被單蓋到她的下巴，她的雙臂張開，架在床兩邊延伸的板子上，兩根巨大的釘子埋入她的頭骨，床背還掛著重物把她的頭固定住。這景象從此改變了我對十字架的看法。

我媽媽變得像醫生一樣的詢問崔西，她還有哪裡可以動。兩行眼淚悄悄從她眼角滑落。崔西只說道：「媽，我變成了個爛癱子，我的頸椎第五節移位，第六節和第七節粉碎了，就這麼糟。」

抵抗或逃避是受到驚嚇的兩個常見反應，而我們選擇了後者。崔西說她不知道我們兩個是誰搶先奪門而出。醫院的院牧修女給了我們房間，我坐在桌邊，這是我這一生當中第一次覺得無言，我媽媽開始在房裡踱步，她很憤怒，就像母獅發現死了一隻幼獅，她想要知道這一切該由誰負責。就在她踱步的同時，她開始問了一連串的問題：

上主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崔西？

上主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們？

上主還想從我這一生中奪走什麼？

而其中最陰魂不散的問題就是：

上主到底死哪兒去了？

這些問題其實都只是喃喃自語，但我是個耶穌會士，天主的事就是我的事，所以我只好試著回答，但每次我一開口，我媽就想咬斷我的頭。在這種時刻，我們通常對最親近的人砲火最猛烈，我想提醒我媽媽：我也是她的幼獅啊！

我仍舊鼓足勇氣，開始了我這輩子應該算是最痛苦也最重要的神學討論。我告訴媽媽，如果有人可以證明上主昨晚坐在天堂，想說：「我還需要個四肢癱瘓的人，就崔西好了，我們來弄個車禍成就這件事吧！」——如果這是上主所囑意的——我就決定離開神職、離開耶穌會、離開教會。我不認識那樣的上主，我也不願意服侍那樣的上主，我更不要當那種上主在這個世上的代表。「所以，上主在哪裡？」我媽媽還是不罷休。我輕聲的回答：「我想上主也跟我們現在一樣的痛心，一個大方無私，到世界各

地照顧貧困的女孩，現在成了我們所認識最貧困人。」這貧困無關於錢，我並不需要從一個充滿愛的上主或對我們殘酷的上主當中擇其一，就如同《依撒意亞先知書》裡哀哭的天主，也如同《若望福音》第十一章中在摯友墳前哭泣的耶穌，天主並不是置身事外的看我們受苦，反而是我們痛苦中的陪伴者，祂將我們擁在懷中，分享我們的悲傷與痛苦。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收到了幾封非常氣人又可怕的信，而且是來自幾個我所認識最棒的基督徒。其中幾封寫道：「崔西一定是做了什麼嚴重激怒天主的事，天主才會在此世如此的懲罰她，因為天主不能被嘲弄！」接下來又寫道：「唯一跟上主和好的方式就是接受祂的旨意。」他們真的相信上主報復了我們。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我發現這樣的神學觀超乎我所想像的普遍，我曾遇過得癌症、不孕症的夫妻、失去孩子的父母問我，他們是做了什麼事，值得天主這樣的詛咒。我只要想到他們就難過的想哭。

還有些人寫道：「崔西的痛苦是基石，為她死後在天上建築光榮的城堡。」這樣的觀點通常被稱作「死後天上有賞報神學」(pie-in-the-sky-

when-you-die theology)。我從來就不知道天堂裡、在天父家裡的許多房間裡，有總統級、商務型、經濟型的套房。如果天堂真是這樣，那會是我第一個不想讓房型升級的櫃台！因為如果想在天國之門裡的貧民窟搬到豪宅區，代表我現在要癱在床上任人洗、餵、翻、清大小便、更衣個二十年，我可付不起這樣的搬家代價，我想也很少人會願意。

最後還有許多的信和卡片寫道：「你們家真的很有恩寵，因為上主只會把最大的十字架賦予那些承擔得起的。」我一直很想知道沒受過這樣恩寵的人，怎麼能從別人的痛苦裡，這麼清楚的看到恩寵。並且容我們好好的再次反省我們常聽到的這句話，如果這句話屬實，我們就都該每天早中晚只為一個意向跪著祈禱：「我是個懦夫、我是個懦夫、我是個懦夫，哦，主啊，請不要認為我夠堅強。」因為如果這樣的神學是真的，天主覺得你夠堅強，你就會被賜予一個大十字架的恩寵。

除了以上的回應，還有那些試著想給安慰的好人，所以他們講了一貫的壞消息三部曲：「這是個奧秘」、「我的行徑不是你的行徑」、「只有

在天堂，我們才會了解上主的計畫」。這些話句句都帶有真理，只是我並不完全相信這幾句話的意思真如同有些人所想的那麼片面。講這些話的人通常都是好人，只是想要表達安慰之意，這樣的話對我卻起不了作用。舉個例子來說，上主的計畫和想法的確超乎我們所能期待與想像的，但引用《依撒意亞先知書》第五十五章來回應人們的痛苦，似乎讓上主脫離了人類的舞台，讓祂成了一位全知、卻漠不關心的旁觀者，冷眼的看著我們生活中發生的一切事。然而，我認為天主降生、天主藉由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員，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絕對是因為天主想要啟示祂的行徑與想法、祂想要被認識，特別是在我們因絕望而屈服的時刻。耶穌的生命、死亡與復活都顯示了上主願意以最親密的方式參與人類的歷史。我們不相信、也不愛一個遙遠的、只存在奧祕之中，卻在我們危難時擅離職守的上主。天主降生明確的顯示出天主忠實的願意成為人類生命的參與者，不論多複雜、多痛苦。

所以，我很感激這些在我姊車禍後寫信給我的人，他們讓我警覺這些



恐怖的神學觀有多常出現在我們生命中最糟的時刻，但這些觀點卻無法把我們導向天主，反而讓我們孤立。我也曾因此孤立了一陣子，讓我不再相信天主。祂其實願意我們用理智來探討祂神聖的存在，在我們脆弱而人性的世界中，祂在哪裡，又與我們有什麼關聯。因此，以下的七個步驟，幫助我們在遇到試探誘惑，不由得想問：「上主到底死哪兒去了？」時，再度找回心靈的健全明智：

- 一、上主不會直接賜予痛苦、受難與疾病，上主不會懲罰我們。
- 二、上主不會安排意外來教導我們，即便我們可以從意外中學習成長。
- 三、上主不會囑意地震、水患、乾旱、或其他天災。祈禱是祈求上主藉由改變我們來改變世界。
- 四、上主的旨意存在於大格局中，勝過在小細節裡。
- 五、上主不需要耶穌的血，耶穌也不是來「受死」的，但上主卻用祂的死亡來宣告死亡的終結。
- 六、上主創造了一個不盡完美的世界，在這世界中，苦難與疾病是真實

實存在的；否則，這世界就會是天堂了。有些問題是我們自己製造的，如今我們卻拿來責難上主。

七、上主不會對我們趕盡殺絕。

註：「辨神論」或譯「神義論」，指為神的正義辯護。為萊布尼茲所創的神學詞彙：面對人類歷史中之惡的事實與奧祕，為神的美善辯護，即神雖容許罪惡存在，仍無傷其神聖與公義的理論。自十九世紀以來，哲學家將此理論視為「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的一部分。(《神學詞語彙編》，台北：光啟文化，民九七。)

第二章

天主不是來惡整我們的

天主不會直接施予或囑意痛苦、死亡、受難或病痛。  
天主不會用壞事來懲罰我們。

我體會到有些人信仰的是個暴君般的上主。誠如一般現代人對於暴君的認知，他們是絕對至高的統治者，藉由恐懼、死亡、虐待與壓迫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可理解的是，大部分的人不會去挑戰暴君，不只是因為害怕，也因為他們主要的任務只是想試著在這個制度下生存。

那些寫信給我，認為我姊姊必須因為她的不敬接受上主的懲罰，或以此承受永生的人，所相信的是個暴君般的天主。崔西仍舊是我認識最好、最大方的人。認為生命就是要在這個體制下生存，這樣的概念似乎栩栩如生的存在於許多人的想像中，而且人數遠超乎我們願意接受的程度。每當我們做了不該做的事、踢到鐵板，這樣的觀念就油然而生，我們可能覺得天主正在給我們一個立即的當頭棒喝，這樣的觀點認為上主容忍我們的惡行到某個程度，然後就得制止這樣的荒謬，提醒我們誰才是老闆。腳趾頭踢到鐵板是一回事，四肢麻痺可就不同了。

同樣的想法，也潛伏在一封封號稱指導人如何向「絕望者的主保」聖達德（St. Jude）祈禱的連環轉寄郵件中隱隱作祟，似乎我們只要精確的按

照他們荒誕的指導，天主就會恩准我們的請求。如果我們的祈禱沒有得到回應，它寫到我們必定就是錯過了某個步驟，有時這個連環郵件也會寫道任何不遵守指令的行為都會受到天主的義怒懲罰。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會認真、而且也不該認真的看待這樣的事。因為這把上主減化成一個地球馬戲團的馴獸獅，一邊甩著他至高的鞭子，一邊看著我們跳過一個一個要過的圈圈。最詭異的是，如果我們達成了這連環郵件裡所有的要求，天主就會跳出來站在我們這一邊。說真的，我們不需要把一個禱詞重覆抄寫九次，然後放在九個教堂裡，或轉寄九篇電子郵件，天主才會聆聽我們或認真的看待我們的祈禱。

有些人說上主直接授意或施予痛苦、死亡、苦難、病痛這樣的概念都是「舊約時代上主的形象」。我們也都知道舊約中有些部分，加深了這樣的形象——掀起嬰孩的頭摔在磐石上、敵人被擊潰、上主殺害整個民族的首生男胎——若能完整的看，並考量當時的文化知識與背景，舊約是一首長篇的情歌，敘述了天主的救贖，以及天主要我們如何生活，而非死亡。

暴君形象的上主是個可怕卻又簡潔的答案，足以解答某些人生命中沈重的苦難。苦難必有它的來源，當無辜的人受苦，其他的人就斷定這樣的痛苦是直接由上主給的。我特意用直接這樣的字眼，因為我相信天主雖對於這世界道德上與物質上的邪惡需要負擔部分的責任，但也只是「間接的」。我猜想天主本來可以設定出一個比現在更好的世界，但我無法確定這種想像，畢竟天主給了我們自由意志作為禮物，自由到我們甚至可以選擇否決天主，擁有這樣的自由意志的結果就是，我們也可能做出毀滅性的決定，也許這個世界已經是它最好的樣子了，不論如何，我們所必須面對的就是這個世界現在的樣子。

因此，我拒絕接受上主是個以恐懼、死亡、磨難、壓迫來維持權力的至高統治者，主要是因為我從耶穌這個人身上和祂的作為中，看不到這樣的上主，同時也因為我無法真正的去愛這樣的天主。以聖若望在《若望壹書》中的話反推，「真正的恐懼把愛驅逐於外」。我「對天主的恐懼」只想止於最傳統的感覺，就是在上主前覺得神聖尊敬，因為天主的存在與祂

的造化而驚奇，但我也要回應祂的愛而願意付出愛。要這麼做我不能感到害怕。

我相信對我們而言，我們都不可能真正去愛一個我們真的認為會以殺害我們的孩子、讓我們得到乳癌、不能生育、陷於車禍之中作為報復的天主。如果這樣看來，這個神看起來只是個小神，是個心胸狹窄、需要上上情緒管理課程的暴君，學習怎麼把祂強烈的憤怒化為創造，而非毀滅。更何況，如果天主真的那麼喜歡對我們作惡，你應該會覺得祂會從最壞的罪人開始，從我們這個世界上真正的暴君開始，把我們其他人留到待會兒再處理，但一切似乎總不是如此。

那麼，我怎麼能這麼有信心的說，上主的本性不是致人於死的呢？首先，《若望壹書》第一章第五節告訴我們：「天主是光，在祂內沒有一點黑暗。」為了不讓別人覺得我跟某些基督徒一樣，總是有斷章取義的毛病，只挑出聖經裡看來能支持他們論點的句子來自圓其說，我們就整段文章來看。《若望壹書》第一章第五節事實上是有關天主的愛藉著耶穌，也在耶

耶穌發光的講道。也許是為了寫給第一世紀末的厄弗所教會，這段經文看起來似乎是為了駁斥當時的異端說法，認為耶穌是靈體而非肉身。若望努力的闡述耶穌是天主在世界的光，藉著祂為我們犧牲的愛綻放出來，我們誰願意在祂的光明中行走，也必須如同耶穌愛了我們一樣地去愛他人。

從這脈絡，我們可以看出癌症、車禍、親友、孩子的死亡都是屬於黑暗的事，無法存於天主內，不可能會是上主用來試探我們、考驗我們如何應對的武器。保祿以及其他新約作者也一再的告訴我們，死亡與毀滅都是失序造成的結果，而非光明、真愛的一部分。但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對話中，卻不時透露著天主其實有祂黑暗一面的想法，想想看，我們聽過多少次有人說「我拿到的就是這樣的牌，只能這樣玩了」。有時候這所謂的「牌」，包含了親友的逝世、生長在暴力家庭、或受病痛所苦。把生命比作牌局，這樣的比喻不管用在哪種情境下都是有限度的，我想知道的是，當基督徒用這樣的比喻時，他們覺得在發牌的是誰。幾乎大部分的狀況下，答案都是指向上主，看起來祂似乎故意硬要把難玩的牌發給這些在機會命運賭桌



上，不幸而又從不懷疑的賭客們。如果我們一定要用這樣的比喻，我們至少可以說生命本身就是這個發牌者，這一切比我們所盤算的還要隨機。好消息是，以同樣的比喻來看，與其覺得上主坐在發牌者的位子上，不如認為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在這牌局中陪伴著我們。

我之所以確信上主的本性不是要致人於死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們認識耶穌的本性和祂的作為。不管舊約時代的上主有多少不同面貌，我們是屬於新約的人，因此我們用新約的啟示來解釋舊約中的上主。在福音中，我們看到天主聖言與智慧化為肉體的耶穌基督，祂的一切都是為生活，而非死亡；為建設，而非毀滅；為治癒，而非受苦。我們在新約裡的任何一頁，從未讀到耶穌從誰身上奪去什麼東西。沒有人壞了一條腿去找耶穌，會被耶穌因為好看為由而取走另一條腿，最後被人抬走的。祂也許因聖殿裡的小販而發了義怒，把他們趕出去，我們卻沒有聽說他們被祂打到失去知覺。耶穌當然挑戰了法利塞人、撒杜塞人、猶太教的熱忱者與經師，但祂從來不對他們心懷報復。祂也未因他們的胡鬧而除掉他們。就連當時與

以色列人為敵的羅馬人，耶穌也尊重他們，甚至還有人因為他的信德而受到稱讚。即使在今天，基督還在挑戰我們，要我們揹起自己的十字架、扛起我們的擔子，但這並不意謂著這十字架和重擔是聖父、聖子、聖神派來壓在我們肩上的，這觀念是完全不同的。

讓我再重覆一次重點：身為基督徒，我們不相信耶穌表現出慈愛憐憫時，只是為了演一齣好戲，給心存報復、邪惡的壞天父蓋上一個人性的表象。事實上，我們深信，在看到耶穌的作為時，就完全等於看到上主的作為，因為「我由我自己什麼也不能作」、「我與父原是一體」，所以如果耶穌不喜歡傷害我們，天主也不會。

這並不代表著我們應該逃避新約中有關審判與正義的嚴厲文辭。我熱切的相信天主的正義，任何認真看待自由意志的人也必如此。但是判斷與定罪最好要有所區隔。現今我們常聽人說「我們不應該判斷」。有些人甚至認為不判斷是基督徒獨有的特性，因為他們宣稱「耶穌並沒有判斷過任何人」。我不知道他們讀的是什麼福音，但絕對不是瑪竇、馬爾谷、路加

或若望。他們如此的斷論幾乎在所有的層面上都錯了。我們聽到人們說「不要判斷」，我們可以假設他們真正要說的是「不要定罪」，但是判斷與定罪是完全不同的。判斷是評估，定罪是譴責。耶穌在新約當中沒有任何一頁不在判斷別人的行為，但是祂從不定他們的罪。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若望福音》第八章中，犯姦淫的婦女的故事，「婦人！他們在哪裡呢？沒有人定妳的罪嗎？」她回答「主，沒有人。」耶穌說「我也不定妳的罪；去吧！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除了這個故事以外，基督徒的傳統信仰也相信天主聖神的七個恩寵中，其中一個就是正確的判斷，如果聖神給我們這樣的恩寵，我們卻不應該使用，這似乎很奇怪。

我也以天主判斷卻不定罪的啟示，來讀關於預言天主正義的經文，我相信在我們覺得因自己所行而被譴責時，是因為我們定了自己的罪，而不是因為天主出面懲罰了我們。若望也告訴我們，即使我們因自己最毀滅性的行為，迷失在黑暗之中，基督救贖的愛永遠都在我們身邊，邀請我們走出黑暗，進入祂的光明。定罪也許是天主獨有的特權，祂看見一切、

明白一切、也深愛一切，但有耶穌為例，上主的判斷會是充滿慈愛的，因為一切都會在面前攤開，甚至我們做錯事時的一切情境與原因也都會被考量。

在這一章的最後，我要點出我們執著於上主特意派遣苦難與死亡、藉由疾病在此世懲罰我們，這樣的觀點是多大的錯誤。

一九八六年，我聽到一位傳道員說，上主用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愛滋病來懲罰同性戀者的罪行。事實上，他宣稱天主殺害他們因為他們是可憎惡的。這樣的看法也許沒有在其他教會首長和信徒中公開提出，但卻被用比較溫和的口氣表達出來，直到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這麼認為。當然，這樣的評論更突顯出的是這個人的看法，而不是上主真正的樣子。對這些人而言，天主的愛與善是有限的，而同性戀耗盡了上主的耐力。這個說法當時就是錯的，到現今也還是錯的，不僅因為沒有人能超越天主的愛與仁慈，更因為聖經裡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天主對那些受社會拒絕、歧視、排擠於邊緣的人，有著特別的愛。我們的上主似乎特別愛這些邊緣人。以這樣的情況來看，認為天主不僅討厭這些因為種種原因最需要

祂陪伴的人，甚至憤怒到要用疾病來毀滅他們的看法，是完全否定了聖經的見證。這是納粹的天主。

更何況一九八六年到如今的演變，也清楚地推翻了這樣的荒謬見解。既可悲又可恥的是，聯合國現今的報導指出，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九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患者，都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婦女和小孩。其中大部分的婦女都是遭異性感染，或在懷孕時由于宮感染給他們的孩子。他們做了什麼，值得被這樣「懲罰」？或者他們只是上主對同性戀團體宣戰的附屬犧牲品？如果是如此，天主的嗜血性格是無止盡的，死亡人數只會不斷增加。

上主是容許罪惡還是加罪於我們？這兩者間有很大的差異。我們必須強烈質疑這些提倡及支持天主暴君形象的人。不僅如此，也讓我們緊抓住上主，在祂內沒有黑暗，因著有形可見的耶穌基督，驅走一切暴君的形象，讓祂不僅陪伴我們走過痛苦、死亡、苦難、疾病，甚至在我們迷失時，找到我們，帶領我們回家。

第二章

我們藉由痛苦而成長，  
但痛苦並不是被安排來讓我們成長的

天主不會安排意外事件來教導我們，即使我們可以從中學習。

當我和我母親站在醫院的病房裡，我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會如何改變——尤其是，最令人人心碎的，為我姊而言會是多大的改變。再讓她用自己的話來講述她的故事。

「我現在已經四肢癱瘓，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接受這個事實。」

在意外發生四天之後，我轉院到布里斯本亞莉珊卓公主紀念醫院的脊椎傷患部。到這裡才看到真正殘酷的事實。有兩個鐵鉗穿進我的頭骨，這兩個鐵鉗由一個U字型的金屬連接，再接上繩子和滑輪連接到床頭。繩子掛著重物，幫我牽制住碎開的骨頭。我的脖子變成以前的四倍粗，看起來活像恐怖片裡跑出來的怪物。除此之外，若要詳盡描述我身體上所有的傷害，還包括頭部的一個小擦傷。

這裡的醫生都是脊椎傷患的專家，他們有專業的標準說法，我的頸椎在6／7處有完全性脊椎損傷，導致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及行動能力，包含膀胱及腸子，我部分的手臂肌肉，包括整個手掌也失去了知覺和行動能力……

我每天在腦中都會不下百次的自我檢查，還有哪些部位有感覺、能活動。我集中全身所有的注意力從腳檢查到頭，這整個過程的心情起伏就像坐在希望與絕望的雲霄飛車上，卻又像個戒不掉的毒癮。我的頭到肩膀是有知覺的，而這百分之十的身體部位呼喊著我百分之百的注意力。就連擤鼻涕這麼簡單的任務也需要別人幫忙，而且從未達成讓人滿意的效果，發癢的頭皮似乎成了我忠實的伴侶，有時我覺得自己就像是躺在蟻窩上。我最害怕寂寞的蚊子來襲，牠獨特穿腦的尖叫聲在我腦中震耳欲聾，多次我反射性揮動手臂想要趕走這吵人的傢伙，結果反而重摔在頭上的金屬固定物上，讓自己的痛覺更深刻。最後我還是學會了——就如同帕夫洛夫（Pavlovian）的古典制約——有些不便最好還是別去理它。

對一個被固定在床上的生命而言，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時間。我有太多時間可以思考，最常問的『為什麼？』或『要是？』占據了我的想法。基於一些未知的理由，車禍之後我已經被傳油了三次。這是個『祝聖病人』的聖事，而不是最終的告別，當天主教會內遇到意外事件的正常反



應。我也很榮幸的聽遍了書上所有關於痛苦與天主計畫等等令人起疑的陳腔濫調。這又是不能動的另一個下場——沒有能力逃離不速之客……

我想起了這幾年所有曾經遇到、照顧過的人，以及數百位過世的人。我並不害怕死亡，甚至在許多方面，我樂於接受死亡。在我重溫歷史時，許多時候我都認為自己會在這場車禍中喪命。雖然這樣想無濟於事，但奇怪的是會讓自己好過一點。最讓我驚訝的是想到有多少人的遭遇是不願意交換角色的。我現在開始對麻瘋病人的生理殘缺有些體會，雖然他們許多人還可以動，我卻無法想像把自己的癱瘓換作麻瘋病。另一羣我不願意與之互換的是加爾各答被遺棄的人，在難以生存的環境下，他們幾乎沒有生命可言。最後是一羣原住民，我想像不到在這樣的社會裡，身為黑人的我要怎麼在種種小歧視下不訴諸暴力，更別提大歧視了。我在輪椅裡安全多了，原住民也是如此。

無意的，本地的 Boggo Road 監獄為我們這些住在脊椎傷患科的病患所帶來的，不僅是娛樂、更是啟發。每當他們策動越獄，我們就在走廊列隊

為他們加油，他們比我們有更大的機會可以脫離囹圄，雖然不總是成功，至少他們有機會嘗試逃脫。這樣的態度在我心中開了一扇窗。生命會繼續，也許我的冒險故事還沒有結束。」



她的「冒險故事」也只是開始而已，我們不需要直接責難天主給我們帶來的苦難，才能反過來控制駕馭這個處境，導向正面。尋求意義是我們人性強大的本能，然而崔西的意外事件，本身是不具意義的，它就是個隨機的事件，正巧發生在不對的時間，不對的地點，產生了最壞的結果。我特意說它是最壞的結果，因為如果在意外事件的隔天，我們趕到達爾文時，醫生說：「在你們搭飛機來的途中，你們的女兒和姊姊因重傷而過世了，但是我們要讓你們知道，就算她能保住性命，她也會四肢癱瘓。」我們反而會把死亡當作不幸中的小確幸。「誰能想像得到，在千萬人中，崔西竟成了一個癱子？」「她要怎麼辦？」「我們要怎麼辦？」我想這些會是我在絕望和哀傷之中可能會問的問題。

但是對我們家所有人而言，這個冒險才剛剛開始，即使它的陰影到現在還籠罩著我們。我已經是全家受這事件影響最小的了，在家族裡，我住的最遙遠。我媽媽的生活已全變了樣，從五十六歲開始，她就全心的投入全職看護工作，至今已數十年了；我哥哥彼得、他的太太和小孩住在我們家附近，也一直陪在姊姊身邊。崔西並沒有繼續她當時的婚約結婚。一開始，她曾多次要求我們讓她安樂死。但我們也因此看到了家人和朋友最忠心的一面。

在意外事件發生兩年後，我想也許是純粹因為無聊，崔西決定寫下她在加爾各答的生活。也只有媽媽才會一直在閣樓裡保存著她這些年從印度寄來的每一封信，這些信也成了她的故事的基礎。她日以繼夜的坐著，靠著兩隻食指上的連結，敲著鍵盤，把她的故事編織成更長的自述。這工程進行的很緩慢，到那一年的尾聲快結束時，完成了十一頁。她把文稿寄給我，署名「來自你的讀者」，想聽聽一些回饋。我有個朋友，是澳洲暢銷小說家希亞·阿斯特莉（Thea Asley），她的兄弟菲力普，也是個耶穌會

士。希亞算是個洗練的作家，更有澳洲最高榮譽文學獎的肯定，但是她講話很直也很實在。她打電話來跟我說：「你姊姊也太會講故事了吧！這本書已經打下很好的基礎了。」我讓這兩個直來直往的女人互相聯絡，她們果真如我預料的成了很好的朋友。電腦的發展為身障者帶來了革新，在同一年，崔西便有了聲音辨識程式讓她可以用語音輸入。藉著希亞背後的指導，四年之後，《大劫難》出版了，她以她在加爾各答和北領地的生活款待她的讀者。她的書在那一年入圍了幾個文學獎的最佳新書，而受這本書影響最多的，是喜愛冒險的年輕人、志工，以及其他半身或全身癱瘓者。

就某些程度而言，崔西翻轉了一場毫無意義的意外事件，無私的貢獻出她僅存的——她的故事、幽默感、智慧與經驗。藉著天主的恩寵，讓我們其他人也受益良多，在看待自己、他人、生命的無常等上了重要的一課。我也因此學到感恩，我能一次跨兩階上樓、自己進食、不需別人的協助洗澡，甚至是自己上廁所，就連這麼稀鬆平常的事，我也感謝天主，讓我發現就連廁所也可以是祈禱之所。

我這輩子一直都過得異常的積極，但幾年前，有個耶穌會的長上挑戰了我忙碌的生活方式。「你怎麼一直都在四處奔走？」他這樣問。不加思索的，我看著他，眼眶泛著淚，回答他說：「因為我可以走。」

而我家人學到最重要而痛苦的一課就是克服殘障人士所要面對的限制。如果讓我在停車場看到哪個人把車停在殘障車位後，行動自如的走下車，車窗上也沒有貼殘障貼紙，只因為那個車位離商店入口比較近，我肯定會上去跟他爭論一番。我們也見過旅館裡的殘障廁所，並不適合重度殘障者使用。我們家去過高級的餐廳，算我姊姊一樣的錢，但唯一的殘障設施是工作人員專用、載包心菜的電梯，還要經過廚房洗滌區。在許多公眾場合，也會看到讓人心寒的畫面，有人對著輪椅上他們不認識的人怪吼怪叫，好像覺得他們是智障或聽障，也有一些現代的建築，為了驅走滑板客而鋪上小碎石的走道。試著用輪椅走走看！

然而這沈痛的經驗為我帶來最大的禮物，就是更能同理經歷悲傷愴痛與覺得自己被生命、被天主所遺棄的人。我也曾經歷過，也曾經不只一次

的問：「上主到底死哪兒去了？」這經歷也為身為神父的我帶來了不可磨滅的、更好的轉變。

雖然說藉著天主的能力與愛，可以從災難中得到好的果實，但這卻不會改變這可怕事件的本質。我們因經歷駭人事件而成長，也不會因此而變成天主的旨意。若真是如此，我們就可以這麼論述：由於納粹醫生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在一千五百名雙胞胎身上做的邪惡實驗，讓遺傳學受益良多，他的發現有助於我們了解人類基因的組成，也找到治療方法，代表了天主要這樣的研究發生，為了讓善能從邪惡中勝出。我不知道有誰會這樣解釋這個事件，而且事實上，部分科學界人士對於運用邪惡事件中得到的實驗結果，在道德上還是頗有微詞。

然而，人通常有這樣的原則，就是在看到事件後來出現良好的發展後，會再回顧恐怖事件本身，重新修正這個恐怖經驗，這原則通常不斷的出現在比較個人或家庭的層次。人們會說：「由於在這之後發生的一切好事，現在我知道為什麼天主要帶走我的先生或小孩、為什麼我得了乳癌、或為

什麼那個意外事件會發生。」但是，我覺得信仰上的健全發展有賴於我們能看出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刻，天主都在做祂在受難日所做的，不讓邪惡、死亡以及毀滅劃下句點，而是讓人性勝出、獲得尊嚴，用祂的奇異恩典，讓我們在最壞的情況下還能做到最好，用光明與生命寫下結局。復活節就是天主對於受難日的回應：死亡後的新生命。

第三章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擔任氣象專員的上主。  
我們可以不要再祈雨了嗎？

地震、水災、乾旱與其他天然災害都不是天主的旨意。



傳統以來，哲學家已能用有效的方法區分不同種類的惡，其中最大的三種稱之為：物理惡、道德惡以及形上惡。目前為止我們主要討論的是物理惡（physical evil），縱使它本身不像謀殺一樣帶有惡意，但也發生了影響我們人、生存環境、個人和社會自由的壞事。像這樣的物理惡發生時，大部分的人都會困惑天主教在哪裡。

道德惡（moral evil）也許是我們最常聽到的惡，這是因人的選擇和行為所產生的惡。從基督宗教的神學觀點而言，個人的罪責是來自於我可能選擇的惡，社會的罪責則取決於我在做這決定時，有多自由、多故意、以及對此有多少的認知。在這裡我們就會談到罪、良知以及道德。物理惡與道德惡有重疊之處，雖然道德惡的結果看起來很像物理惡的結果，但是其原因並不是來自我們無法控制的外來世界，而是來自我們所能控制的、人的決定。

道德規範不見得與宗教有關，每個屬於人的團體都會建立起行為、決策上的界限，以及對於明知故犯的懲罰。所有的法律都包含了約定俗成的

基本道德規範，許多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懷著高度發展的世俗及人性倫理架構，並依循這樣的架構生活。宗教與道德主要的功能並不只是為了解釋如何生活，而是用道德來看為什麼生活，或更確切的，在哪裡生活——我們從哪裡來、為什麼在這裡、又要往哪裡去？宗教本身並不是道德，更重要的是幫助我們解釋我們為何如此生活，給予生活的意義與原則。

形上惡（*metaphysical evil*）則更是從宇宙的角度來看善與惡的衝突，這也是神話最豐富之處，人類藉由神話來探究惡的來源，探索這世界是否已是它受創造最完美的樣子，為什麼天主似乎允許受苦？亞當與厄娃、伊甸園、原祖背命的故事有可能是最深奧的神話，用簡單的故事來解釋最大的問題。解釋了一種惡，卻也引發了其他方面的疑問，我們就緊接著探討。

大部分澳洲居民目前正遭受有記憶以來時間最長的旱災。看到河流乾枯、牛羊受屠殺、許多人被迫離開他們家族世代以來經營的農場，這樣的畫面不禁讓人心碎。自殺率、離婚率因旱災而攀升，許多人離鄉尋找工作也造成小鎮與社區遷離甚至崩解，旱災所造成的結果足以用「惡」這樣的

嚴重的字眼來形容，只有沒受這事件直接影響到的人才會覺得用這個字過於誇張。

我對宗教領袖對乾旱的回應很有意見。幾年來，幾乎在澳洲的每個教堂，我們都在「祈雨」。在一些旱災影響比較嚴重的教區，當地主教甚至會在主教座堂舉行「祈雨彌撒」。從一個層面來看，這完全是適當的，不管是象徵性或實際上而言，天主要參與我們生命的每個部分，不論是我們的喜樂、希望、悲傷或焦慮，都與我們站在一起，即使在乾旱中，天主也要我們表達出我們的需要。這是心靈哭喊的時刻，也可以是哀痛的禮儀，集體表達羣眾的痛苦。但我關切的是這些彌撒很少以這樣的詞意表達，反而引出更多的疑問：我們覺得天主教在旱災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一個鄉間的主教座堂參與彌撒，講道的是一位很有學識的主教，他開始談起旱災。他能非常深刻的體會到這塊土地上，人們的掙扎。但是當他說道：「我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天主給我們賜下這樣的旱災，但我們要祈禱祂賜下甘霖，同時活出相稱於祂慈愛的生活」時，我看到物理惡與

道德惡的衝突。我很驚訝這位好主教如此將我們的生活與氣象連結，看來從《創世紀》第六到第九章諾厄的故事以來，神學並沒有什麼進展，唯一不同的是，這次天主是藉著扣住水來教訓我們，而不是降下洪水。

毫無疑問的，新舊約和教會的傳統都要求我們持續為特定的意向祈禱，甚至是為了下雨或停雨（雅五17—18）。這樣的觀點主要來自於科學發展前的人們，認為雨來自於天上的窗，天主有事沒事就會去開開關關。信仰和科學之間的對談也會影響我們的祈禱方式。

主教的前半句話尤其大有問題，他表達的立場不只是傳統的、更是不適當的：「我不知道天主為什麼造了一個有可能發生毀滅性旱災的世界」。他講得太過火了，許多人也會如此。一想到天主坐在天上寶座，積極的降下旱災到澳洲，這樣的畫面就讓我感到焦慮。我們一直把天主的角色錯植為天上的偉大氣象家，特別是要結婚的新娘。我已經數不清有多少個新娘找我主祭婚禮彌撒，請我為他們祈禱有個晴朗的好天氣。豔陽天也許會讓賓客覺得舒服，讓婚禮攝影師有更多的發揮空間，除此之外，我覺得婚禮

當天，或其他特殊日子，就算是下冰雹、下雨或出太陽，都不會有什麼差別。我覺得天主有其他更大的問題要擔心，至少我是這麼希望的。我的焦慮有兩個層面：基督徒有時會用批判性的眼光來看待多神信仰對他們的自然之神進行誇大的儀式，祈求與天氣有關的意向。拿好萊塢陳腔濫調的印第安祭司繞著圖騰跳祈雨舞，和主教在自己的座堂舉行「祈雨彌撒」比較，我看不出其中有太大的差別。兩者的情況都可以使用相同的神學論點——只要我們祈禱得夠努力、夠久、或改變我們的生活，神就會大發慈悲，降下我們所需要的雨。我想問的是，我們覺得上主在天堂裡做些什麼呢？祂是不是坐在那裡說：「不，我不會降雨的，走開，枯乾吧！死掉吧！」當然不是！我能接受的是我們可以一起彌撒，請求天主讓我們在旱災中堅強起來。天主教的經本裡有為各種急迫需求的彌撒經文。這樣的彌撒可以很容易更名為哀痛禮儀，在這禮儀中，我們聚集在一起，向一直在我們當中、了解我們需要、與我們一起哭泣的天主呼喊。聖詠的作者對這類的題材也有不少有力的著墨。

我再次澄清我們的確可以，也應該為水、地球、環境來祈禱。如果我們真的尊重生命，我們也不可避免的要愛護地球。我們甚至可以舉行彌撒，祈求天主給我們恩寵，成為萬物最好的管家，這就比祈雨彌撒進步太多了。這又引出了另一個重點：當我們求恩祈禱時，我們覺得自己是在做什麼呢？祈求改變天主、改變我們，或兩者皆是？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早上，印度洋發生了兩起芮氏規模介於九點一和九點三之間的強烈海底地震，引發了附近海岸，包括印尼、斯里蘭卡、印度、以及泰國的大海嘯。一天當中估計就有廿八萬三千一百多人喪生。當天晚上，澳洲廣播電台有個節目接聽聽眾對於當日慘劇的電話回應，幾乎所有的來電都表達了震驚與同情。許多人呼籲盡力支持災後救援。其中有一個自稱是「基督徒傳道」的聽眾來電讓我震驚，他說：「你要知道這些穆斯林是自找的，神說祂要保衛祂的人民，祂是說真的。」這可怕的神學論點就如同宣稱九一一事件是天主派來懲罰罪惡，要喚起美國回歸基督一般。

這聽眾的論點雖不足以認真看待，但如果真的稍微認真來看待他的論

點，我們不禁驚訝他怎麼看待當時在斯里蘭卡被洪水淹沒的地方，那裡大部分的人可都是基督徒。這些數以萬計的可憐受害者似乎都成了上主殘忍懲罰之下的無辜亡魂了。

所以，當我們的孩子問：「為什麼會有海嘯？」我想我們最好還是告訴他們簡單的地球科學真相：「因為地殼變動，所以產生了大海浪。」如果我們要再更詳盡的描述這個故事，我們可以告訴他們當天傷亡之所以如此慘重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的這些窮困國家，曾一再請求這世界其他富裕的國家協助他們建構海嘯預警系統，卻沒有得到回覆。如果當時有建構這樣的系統，就算死亡還是無可避免，但在地震發生後，到海嘯抵達的幾個小時之間，至少能大量疏散羣眾，挽回許多人的性命。現在這些國家有這樣的系統了。

那，為什麼會有旱災呢？恕我冒犯這位值得敬重的好主教，我不認為天主積極的在降下旱災來提高我的祈禱頻率，或提醒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反之，我覺得可能是地球的氣候進入了一個長期的循環模式，只是我

們在這之前一直沒有測量的工具或紀錄可以參考，有可能起因於我們無法控制的太陽閃焰（solar flares）。也有可能部分國家中，我們的人口過於集中於錯的地方、種錯了穀物、沒有善盡地球管家的責任，最糟的可能是這一切因素的總合。不論是那種狀況，我們現在知道地球遠比我們原來想像的更脆弱、更平衡、也更敏銳調和。它一直在進化，而現在就好像經歷產痛一般呻吟掙扎。如果是這樣，這麼不穩定的星球，是天主所能創造出最好的樣子了嗎？我們不知道，但它就是如此，每一天都挑戰著我們，身為受造的一份子，我們要與所有的生物一起，以夥伴的關係，為了這個交給我們管理的世界的未來而努力。天主陪伴我們、引導我們、教導了我們貪求無饜的後果，沒有做出較佳好的選擇，如今愚蠢決定產生的各種後果，甚至是與氣象、氣候有關的，開始對我們反撲了。

所以，如果我不該祈禱求雨，或為自己的婚禮祈求好天氣，為什麼我還需要祈禱呢？

我想有不少的基督徒其實不是在對天主、耶穌基督的天父祈禱，而是



宙斯神。不是說他們刻意的對這個異教的希臘神祈禱，只是有些時候他們祈禱的態度讓我覺得他們所相信的是個如同宙斯般的神，不只是因為他是在奧林帕斯的氣象專員。在希臘神話裡，宙斯負責天空與閃電，他是眾神之王，也是奧林帕斯這個眾神之家的統治者。宙斯不是個好相處的神，雖然他可以和藹慈善，但他更有名的是他的情緒化和陰晴不定。一旦他情緒失控，他殘殺、傷害、懲罰、以極嚴酷和奇特的手法來折磨其他的神或凡人。與宙斯一起的生活是難以預測的，很快的，這些凡人與小神學到了，如果你要活得好一點，你就要站在對宙斯好的這一邊。就像對所有的希臘眾神，犧牲和祈禱都是常要的供品。而要祭拜宙斯，就要宰殺牛隻獻上，這可是很昂貴的花費。祭獻的階級與祈禱的時間長度似乎也與求願者希望宙斯聆聽、改變決定、或對他展現仁慈的程度有關。悲慘的是，有考古的證據顯示出，有人甚至曾用活人獻祭來取悅這眾神之神。

幸好，從教會創始以來，我們的天主就與那些其他的神不同，也與宙斯不同。從猶太教的基礎開始，我們如此的宣稱：

● 上主是唯一的；

● 上主是永恆：永遠不滅；

● 上主是不可變的：永遠不變；

● 上主是自有存在者：並非由任何其他存在所產生，而是一切的起源；

● 上主是卓越的：我們是由上主的肖像所造，而非祂來自我們的肖像；

● 上主是全能的：祂無所不能；

● 上主是全在的：無所不在，處處都存；

● 上主是全知的：無所不知；

● 上主是聖的：是完滿的愛。

基督宗教傳統有關天主永恆不變的信理，相信天主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但是根據一些人對天主的講法，會讓我們覺得他們認為如果天主要改變就會改變，因為祂是全能的。天主不變的特性為我們與祂的關係和我們的心智健全而言都是基本且重要的，這也影響到求恩的祈禱。

我特別區隔出求恩祈禱，因為我注意到我們的祈禱通常遵循著聖詠的

分類，除了有求於天主，我們的祈禱也可以是對處境的悲痛，意即在痛苦中呼求；可以是讚美感謝；表達確認我們的信仰；歌頌天主的救恩；或只是等待天主的臨在。

我們不得不承認，人們最常向天主祈禱的形式，就是祈禱某件事情能在某處發生在某人身上。而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祭獻和祈禱都改變不了天主，因為天主所要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求恩祈禱能做什麼呢？為何要浪費時間向一個不會改變的天主求呢？當我們祈禱時，我們在請求我們神聖、慈愛、不變的天主改變我們，也因此改變世界。不同於宙斯，真正基督信仰的天主不會某天一覺起來突然脾氣不好，也不會難以捉摸。要跟一個反覆無常的人保持穩定與親密的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天主的個性是無常而又善變的，我們與天主的關係會變得多緊張呢？耶穌，天父賜與世界的聖言，是強韌不變的。關於天主的本性，宗徒雅各伯這樣描述：「一切美好的贈與，一切完善的恩賜，都是從上，從光明之父降下來的，在祂內沒有變化或轉動的陰影。」

(雅一 17)

這為我們的信仰生命與祈禱而言都是很大的釋放，我們至少這輩子不需要因為天主的義怒而恐懼，害怕祂會殘殺、傷害、懲罰、折磨我們。就算你因為一些人口中的天主，對天主有這樣的想法和看法，被教導用不對的方式祈禱，也會被寬恕。似乎有些人認為祈禱就是要求、告訴天主要怎麼做，要祂改變心意，要祂降雨，即使這不是祂願意的時機。我很認真的看待我們生活中的祈禱，我希望我們能清楚的知道我們在向誰祈禱，我們又能期待什麼。如果天主不會因為我們的祈禱而改變，我們卻可以因祈禱而改變、且應該改變。

以神學的觀點，我們說天主藉著耶穌、偕同耶穌把祂自己完全傾注於我們，為了世界的救贖。以 *Kennos* (自我空虛) 這個特殊的希臘文來描述這樣的行動。天主每天、每時刻都在愛我們、拯救我們。祂的部分已經做到極致，現在是我們要做出選擇，是否回應祂對我們無償、白白付出的恩賜，這部分就是祈禱所做的。祈禱就是邀請祂奇異的恩典來改變、陶成、

塑造、治癒、啟發我們。這不只發生在個人的祈禱中，也在公共的祈禱中。各種形式樣貌的禮儀目的都不是為了讓大眾聚集在一起，請求會改變的天主在某個點上轉變心意，若如此，就變成政治集會了。反之，禮儀的目的是結合我們個人的意向、教會大家庭的意向，與全世界一起，請求天主改變我們，讓我們有可能更反映出祂慈愛的面容，進而改變這個世界。

到這裡可能聽起來很奇怪，我主張天主不能、也不會改變自然，但卻能改變人心。但是我也不相信天主能改變一個不願意改變的心。天主的恩寵成就萬物，而不導致毀滅。我們是受到天主恩寵的誘惑而願意改變，而不是被迫改變。好的人做出錯誤的決定，壞人做壞事，有足夠多的例子可以讓我們了解，我們的自由是天主最好、也同時是最危險的禮物。

如果你想知道一個信仰團體祈禱的對象是誰，他們認為祈禱是什麼，可以聽聽他們的信友禱詞、他們的「求恩」祈禱。大部分的禱詞都是要求天主用某種方法讓我們免於麻煩。「親愛的天主，請扶助窮人，帶來和平，或餵養飢餓的人。」我們知道天主要這一切事發生，有時祂的恩寵也會進

入我們、透過我們，讓我們把水當作一種禮物，與窮人分享，締造和平。所以就讓我們用心說出我們的心意；以更理智的神學觀點，覺察到天主是不變的，在我們祈禱之前就知道我們的需要、也樂見我們祈求祂給我們力量來改變世界。回到我先前所舉的氣象學例子，我不認為我們應該求天主賜雨，但我當然認為我們應該為了水而日以繼夜的向天主跪求。

「親愛的主，在這乾渴的大地，我們了解到水實在是那麼珍貴的禮物，請讓我們意識到我們是如何的浪費水資源。幫助我們保存足夠的水以面對現在、或我們知道即將要來的乾旱。希望我們能有足夠的水，不只為我們自己的需要，也與那些長期缺水的人分享，我們同聲祈禱。」

就如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他第一篇的通諭中提到的：「在面對許多投身愛德服務的基督徒強調行動主義、日漸俗化的同時，我們該重新強調祈禱的重要性。明顯的，一個祈禱的基督徒不會宣稱自己能改變天主的計畫或者糾正天主所預見的。反而會尋找與耶穌基督的父相遇，懇求天主與聖神的慰藉臨在於他與他的工作中。」（《天主是愛》37）

願天主的子民答覆說：「阿們」。

第四章

我們是受邀請回應天主的愛，  
而非被愛強迫或控制

天主的旨意顯示在大格局中，勝過在小細節裡。



我熱切的相信天主的旨意。但是天主的旨意會在大畫布中找到，更勝過在小細節裡。我想天主是個大格局的人。容我來說明。

我所有受過的教育都是在天主教學校，我們以前常常為天主的旨意祈禱，特別是當生涯規畫主任問我們是否聽到天主召回我們當神父或去修道時。在這種時候，有些人會熱切的祈禱說：「天主，拜託，別召回我當神父」、「別召回我去當修女」、「別派我去當修士」。我們對於天主的召回被灌輸的觀念通常是，天主會先召回你，如果你聽到或感受到祂的召回，你就必須回應，不然天主會很生氣，你也會很不開心，因為不管你這一生中選擇做什麼，都已經不是天主原本召回你去做的了。在天主教的圈子裡，這樣的想法幾乎特別針對晉鐸或神職的聖召。奇怪的是，從來不會有人這麼看待獨身或婚姻的聖召。

這種看待聖召的觀點非常局限，答覆者似乎也沒有多少的回覆自由。他們一旦被召回，就是這樣了，不管他們喜歡與否。我想我也遇過神父和神職人員以這樣的信念活著。他們的加入幫了天主一個大忙，但是從此之

後似乎過著極度不開心、絕望的生活。但既然天主召回了他們，他們還能怎麼辦？不幸的是，他們把他們的不開心發在無數他們牧養的孩子、大人、以及與他們同住一起的神父及神職人員身上。他們真的希望身在別的地方、做別的工作、成為不一樣的人。看著他們的聖召就這樣毀了的災難，我覺得他們就應該選擇其他的可能。

在心底最深處，你得的真的渴望與你的伴侶結婚、過終生獨身的生活、或成為修女、修士或神父。耶穌會的會祖聖依納爵·羅耀拉，積極的主張天主在我們的渴望中、透過我們的渴望工作，讓我們的渴望得以淨化。如果我們不是真的對自己分辨的聖召懷著渴望，我們會很悲慘，我也看不出天主怎麼能因這樣的事實而歡樂，我們又如何因做了最好的選擇而滿足。不可思議的是，我遇過一些傑出的神職人員與神父，他們說他們從來沒有想要這樣的聖召、也絕不會如此選擇，但事實上，他們的神職服務證明了他們做得很傑出。不管是因為什麼複雜的原因，也出於對他們的尊敬，我想他們可能是自我矇騙，在他們內心的最深處，其實他們想要成為一個神

職人員或神父。他們已選擇了自己想要的那條路。

即使在聖母領報的故事中，瑪利亞並非一定得對天使說「是」。儘管擁有無玷受孕的恩寵，但倘若瑪利亞沒有拒絕的能力或自由，那她肯定的答覆就不具任何意義。即使這個「是」最後讓她付出了一切，她終究還是天主的受害者，而不會成為我們與天主合作的榜樣。我們對於天主恩寵肯定的答覆有時也具有相同意義。

同理，如果一對新郎新娘不是出於自由且有意識地選擇彼此，教會便認為這樣的婚姻是無效的。能夠自由的選擇並盡可能明瞭我們所選擇的，是婚姻聖事所必須具備的特點。這樣的呼叫所必須符合的，也與生命中所有的呼叫相同。這也許不容易，我們也可能因而掙扎，但事實就是我們必須選擇，在分辨我們真正的需要、真正的渴望過程中，我們因此發現天主的旨意。如果我們是出於被迫、或出於對其他選項的害怕、或如果事實上我們完全沒有其他的選項，我們就不是出於自由而且有意識的做決定，我們的答覆也就只是妥協。

因此，在某個層面上，我不認為天主在乎我是不是個耶穌會士或神父。

我認為為天主要我活出神學上的信德、望德、與愛德（格前十三），不但如此，祂要我們每個人在我們所做的一切事上懷抱聖神的果實：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五22）。這樣的召叫不只針對我，是針對世界各地所有的天主兒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對上主的信仰，其中一個無可避免的幅度就是要為正義而努力。我們可以在現世一瞥天主的國度的創建，如同在天上，只要我們努力建立起一個團體，讓所有人能活出最大的潛能，符合天主對他們活出信、望、愛的召叫。我的生命並沒有所謂的完美藍圖，經過時與地的恩寵，自然與恩典的賞賜，我與天主合作，把我的潛能發揮到極致，縱使這意味著我必須去做困難、艱鉅、犧牲的事。這樣的回應並不是出於害怕或脅迫，而是出於愛與渴望。

對於相信天主旨意已為每一個人、每一個生命規畫好藍圖的人，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在我們大部分人的生活中，而是在窮人中最貧窮者的生命中。不論我依天主的恩寵選擇過什麼樣的生活、會帶來什麼樣的不安，

我又怎麼看待一個一出生就因為營養不良而死的嬰孩？或是一個二十八週大的胚胎，現在在在某些國家已經可以合法的被墮掉？這樣的例子繁不勝舉。難道這些悲慘的處境，是天主對我們這些兄弟姊妹特別指定的旨意嗎？

就世俗的層面而言，我們有時聽到有人僥倖與意外事故擦身而過之後，說「但因為天主的恩寵，否則遭遇不幸的就會是我了。」換言之，天主的旨意是不讓我在「這次」受難。我所在意的不是有人逃過了災難，而是我們怎麼談論那些可憐的受害者。看起來我們似乎是說他們受到災禍是天主的旨意。就讓我分享一位老耶穌會士的故事，某天下午他差點被車輾過，當晚，他與會院弟兄分享他和死亡擦身而過的經驗時，他不帶諷刺也不自作聰明的為他勝利的故事下了這樣的結論：「但如果天主恩寵眷顧，今天晚上我就會在天國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對上主本性的想像決定了我們怎麼看待上主的旨意。如果我們相信的是宙斯，我們就要時刻努力讓他站在我們這邊，甚或，如果我們覺得天主是我們第一章所說的至高獨裁者，那麼不服從天

主旨意的下場不只今生很悲慘，來世更是如此。祂無所不知，甚至是無從得知的事，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找到祂對於我們未來所知的，並且去實行。

這樣的神學觀就出現在我們一位騎腳踏車跌倒、摔斷鎖骨的會士身上。他的骨頭要打骨釘，就在他準備接受手術時，一位虔誠的修女來送聖體給他，送完聖體後，修女說：「神父，很明顯的這是天主的旨意，是要你放慢腳步，好好的休息。」我們的會士回答她說：「如果真是如此，我很慶幸天主沒有覺得我需要個安息年。」

信、望、愛的標記勾勒出天主旨意的大格局，我們必須與天主一起討論細部的內容，了解了這樣的前提，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分辨。從我閱讀聖依納爵的《神操》、書信，以及其他文章中所提到的分辨，在他不受時間限制的智慧中，有以下十二點對當代的啟示：

一、相信平凡無奇、普通的每一天，活在當下。有時我們活在受傷的過去或是未知的未來，但其實當下我們就能在身邊找到天主。好的神會引導我們應對我們平凡的生活現況，而不是去面對一個我們想要的生活樣貌，

就在這裡我們可以分辨出祂的存在。我們常常在絢爛不凡中找尋天主，但祂卻在安靜與平凡的時刻才找得到，並且以貧窮、赤裸、被囚禁、飢餓、口渴的樣貌親近我們。我們必須對於假的安慰有所警惕。「『善』有可能是『更好』的敵人。」我們最容易被攻擊的，就是在自己最脆弱、被現世的毒藥（毒品、酒精、性、工作、賭博、科技、購物）所迷惑的時刻，這都無法帶走生命的傷痛，卻只能短暫的遮掩它所產生的影響。

二、別在心情低落的時候下決定；先讓危機度過。有時我們會在壓力之下做出很糟糕的決定。等危機過去，在比較平靜的狀態下再權衡輕重總是會比較好。

三、別輕信所謂的「緊急」。有時候我們需要很快的做出重大的決定。盡可能多偷一些時間，只要有時間，都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最適合的處理方式。善神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問題的輕重緩急。特別在做改變一生的決定時，如果與之前在平安、神慰的狀態下所做的生命抉擇是相衝突的，就要特別小心。

四、要謙卑而且明智的參考智慧的建言。我們都不該是與世隔絕、只靠自己運作的「磐石孤島」。我們需要家人、摯友、教會、專家的智慧來提醒我們的良知，在天主前盡可能做下最好的決定。記得英文字「服從」(obedience)來自拉丁文的 *obedire*，意即「聆聽」。如果要在我們的世界和生命中服從天主的權能，我們最好善於多方聆聽，因為我們相信天主聽得見我們，也會聆聽我們。

五、我們生命中的善神與惡神的行為總會有跡可循。有時我們覺得有些事「不知從何而來」。有時的確如此，但大部分的狀況下，善與惱人的惡是有前例與脈絡的。我們要訓練自己能分辨出兩者的記號，耕耘善的事，也覺察惡神所開的空白支票，了解它只會引導我們走進死胡同。每天的省察幫助我們找到聖神的軌跡。

六、耶穌會士歐蘇利文 (Patrick O'Sullivan, SJ) 在他所著的《祈禱與關係：保持聯繫——依納爵式的觀點》(Prayer and Relationships: Staying Connected, An Ignatian Perspective) 中，對於善神與惡神做了最好的摘要。他用了



以下簡潔的方法來描述善神與惡神的習性。

惡神的記號	善神的記號
<p>失去自我價值感。覺得沮喪，把自己想得（甚或說得）比任何人都不如。</p> <p>希望落空及消失；光明消逝。覺得被卡住或被困住，感到無處可去、覺得一直在繞圈、陷入巨大的黑洞裡。</p> <p>感覺全身沉重；覺得有負擔。我們會退化到憤世嫉俗（看不到任何人身上的任何優點）或顧影自憐。</p>	<p>有真實的自我價值感——更新的自信。</p> <p>充滿希望；不論任何情況，都相信耶穌都與我們在一起。衷心感到想要行動的感覺：「一切不該只是如此，我想要為此做些事，我能夠為此做些事。」</p> <p>感覺被提昇，覺得輕鬆、自由。藉著覺察到他人的需要，懷憐憫之情而自我成長。</p>

<p>糟，陷在這樣的情境中。</p>	<p>自我認同。」</p> <p>關係留下的殘骸，沉溺於傷害，作為</p> <p>度。「有些人在心中一直帶著過去的</p> <p>此的互控，產生「我對，你錯」的態</p> <p>很容易與人產生負面的互動，造成彼</p>	<p>比原本更混亂無力。</p> <p>盡全力解決一些問題——卻只是弄得</p> <p>收場。發現自己一直想東想西，或使</p> <p>不斷的質問，造成焦慮，最後以困惑</p>
<p>我們回到與耶穌、與他人的關係。</p>	<p>祈禱，「耶穌，請賜給我應該懷有的</p> <p>態度，能成為祢要我成為的人。」</p> <p>好對其他人的話做善意的詮釋，而非</p> <p>批判其錯誤。」（沒有人能獨占真</p> <p>理）我們被引導著放下傷痛、有能力</p>	<p>件上。</p> <p>關係中，專注在關係上，而不只在事</p> <p>把我們所關心的事帶入我們與耶穌的</p> <p>質問後得到的是明朗及確信。我們能</p>

歐蘇利文最後的結論說到：「惡神所用的方法是帶我們遠離關係；善神則引領我們更深的進入關係之中。我們全神關注的部分，會為生命其他的部分著上色彩。如果我們專注於負面的事物，負面能量就會擴展開來；倘若我們專注於賞賜生命的『恩典』，恩典就會擴展開來。」

繼續回到依納爵的十二點當代智慧之語：

七、做正確或者更好的決定並不難。惡神總是讓我們以為我們被困住、找不到出路，牠玩弄我們的記憶，好讓我們一直重覆著破壞性的行為，即使這一點幫助都沒有；牠讓我們疏離，卻不幫助我們處理我們的處境。寫日記可以幫助我們檢視自己的生活，懷著愛與勇氣回顧生命的模式。縱觀的分辨，我們可以在頁邊列出A行為、B行為、A的相反行為、以及B的相反行為。這個過程的重點並不是在看哪種行為比較常出現，而是看我們的心與理智專注在哪一邊。

八、善神讓我們連結、釋放我們，讓我們能把一切刻意埋在黑暗底的展現開來。惡神卻分裂、孤立、把我們鎖在恐懼中。每次我們在我們所愛、

所信任的人前透明，就是善神做的工。沒有任何我們所做的、正在做的、或將來會做的，能使天主停止愛我們。沒有天主不能寬恕治癒的，但我們也要開始讓我們與我們所做的相稱於祂的愛。這樣，所有一切都是可能的。

九、只要有信主的團體聚在一起，聖神就在。在團體中，我們會發現自己並不是唯一要面臨某種抉擇的，也不是第一個遇到相似問題的人。

十、用我們的理智與心來對話——兩者都需要。有些信徒認為基督的信仰完全都是靠大腦。雖然神學有著理智至上的傳統，思慮清晰也很重要，我們的大腦還是要與我們的情感生活和直覺相連結。在我們的理智與情感更整合之後，我們才有機會把我們的手腳放在對多數人最有幫助的事務上。我們的腦袋也許充滿著夢想，其中不乏好的夢想，我們的心與直覺也許懷抱著渴望，究竟哪些能堅持？又有哪些在經過時間的考驗後會失去吸引力？我們最深的渴望又是什麼？這些都可以用我們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節制的召叫（迦五22）來測試。如果這些記號都存在，極有可能意味著聖神也存在其中。

十一、為幫助天國實現，沒有什麼事是太小、無關、或不重要的。我們常常會被誤導，認為我們相對看來很微小的每日善行在整個靈性格局中，根本不算什麼。這就錯了。只要有任何一天在我們的世上惡行超過善行，這世界就會變得難以居住，簡單而無私的行動也許不會有人注意，但是卻能讓基督的愛得以突破，進入我們每日生活的世界，進而改變世界。

十二、忠誠是聖神最大的禮物之一。即使面對反對與諸多選擇的誘惑，保持忠誠就是英勇、愛的行為。就如福音召喚我們要「死於自我」，而不是「殺死自我」，因此，天主旨意絕不是要我們留在實質上、情感上或精神上暴力的關係當中。依納爵鼓勵我們面對需要分辨的事務時，想像自己在給我們最好的朋友建議，你會給什麼建議？另一方面，想像我們在臨終的病床上回顧一生時，會希望自己當初做什麼樣的選擇？希望這些都是最具有愛德、信德、望德的選擇。

在愛的處境中來做分辨，這是我們耶穌會前總會長伯鐸·雅魯培（Pedro Arrupe, SJ）所寫完美的摘要、我最愛的一段話：

「世上最實際的事，莫過於找到天主，以一種全然不悔的方式深深愛戀。你所愛戀的那位，那攫住你想像的，將為一切事物著上色彩。這將決定什麼使你得著力量，在清晨奮起，如何度過每個夜晚，週末如何安排，讀什麼樣的書，認識什麼樣的人，什麼讓你心碎、驚奇、喜樂和感激。若是愛上了，就留在愛裡，這會決定你的一切。」

第五章

如果天主這麼對待了祂唯一的愛子，  
也許我所受的還算輕

天主並不需要耶穌的血。耶穌也不只是來世上「受死」的，  
但是天主用祂的死亡來宣告死亡的終結。

我很驚奇有些基督徒是如此的堅信，並強迫告訴別人天主賜給他們痛苦、災難和死亡，即便有這麼多的證據顯示天主完全不想與死亡有任何關係。天主要我們擁有的的是生命、自由與喜樂。

我們應該小心我們所唱的歌。聖歌和讚美詩並不只是在禮儀中用來填時間、陪襯禮儀進行或用來惱怒那些音痴的人，逼他們發出一些聲音來。聖歌能傳達神學觀點。我們詠唱聖經經句或是帶著詩意版的基督徒基本信念來確認我們的信仰，把這些文字加上音樂能讓她變得琅琅上口並加深記憶。這就是為什麼聖歌如此的重要且有力，但也危險。

以美國的聖歌〈主揀選者〉(The Man God Chose) 為例，這首歌曾流行了一段時間。其中所指的人是耶穌。這首歌帶有好唱又受歡迎的民歌風，當中許多情操也是很有價值的。但這首歌的問題出於作者並沒有意識到他把古老的異端搬上了新舞台，而信友們也激昂的唱著這首歌。這首歌用現代的方式詮釋了撒摩撒他的保羅 (Paul of Samosata) 和拜占庭人提阿多達 (Theodorus of Byzantium) 的部分論點，他們認為耶穌是在受洗時被天主揀



選、領養，而因祂之後所度的人性生活典範，在十字架上受肯定為天主之子。這個說法在第三世紀後期受到譴責。天主並不是揀選或收養了耶穌。我們相信從受孕那一刻開始，天主的聖言及智慧便已藉納匝肋人耶穌取得肉軀。

就聖歌而言，有一首歌的其中一句話比其他聖歌更需要澄清。在英文聖歌裡，〈你真偉大〉(How Great Thou Art) 這首歌可以說是票選前五名最受喜愛的聖歌了。這是瑞典路德宗平信徒傳教員，後來也成為了國會議員的卡爾古斯塔夫·博貝格(Carl Gustav Boberg)於一八八五年所創作，原文曲名〈噢，偉大的天主〉("O Store Gud")，英文歌詞由史都華·韓恩(Stuart Hine)翻譯。韓恩是個在烏克蘭(Ukraine)傳教的英國傳教士，他在烏克蘭學了這首歌的俄文版。一九三九年回到英國後，次年發表了這首聖歌的第一版，也就是我們現在稱為〈你真偉大〉的聖歌。它的全球知名度應該可以回溯到名傳道士比利·葛培理(Billy Graham)在一九五四年於倫敦的國際佈道大會，當時這首歌不斷的伴隨著講台決志呼召(alta call)

一再詠唱，同時也藉廣播及電視轉播給數以萬計的觀眾。而美國貓王在一九六七年以這首歌為主題曲贏得葛萊美獎，絲毫不動搖這首歌的地位。

這首聖歌的新教血統極為重要。先來一些歷史回顧，以聖亞歷山大·克勉（St. Clement of Alexandria）早期的論述為根基，十一世紀的本篤會士聖安生（St. Anselm of Canterbury）思辯著天主為何以人的身分進入世界。在他有名的論文〈天主為何成為人〉（"Cur Deus Homo"）中，他發展了一套理論，認為耶穌來到世界上作我們的替身，是我們觸怒了天主，但與其犧牲我們全人類，天主派遣耶穌來代替我們獻上自己的生命給天父，作為我們罪惡的補償。祂付了贖價，讓天主決定釋放我們得自由。

這樣的想法大多依據聖保祿，在他的書信中常常稱基督為我們的救贖者。而「救贖」（redemption）這個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買回來」。其源自古人的習俗，那時有兩種奴隸——一種是生而為奴或被迫為奴的，通常是做一輩子；另一種是為還債或贖罪而成為奴隸，通常是暫時性的。其中第二種奴隸，若有人替他們付清債務或主人要求的贖金，就可以重獲自由。

這些人要不就成為買主的奴隸，或完全的被釋放。

聖保祿把這樣的比喻引入基督宗教神學，用來描述我們因自己的破壞行為而為奴，卻因基督得到了一位釋放者，祂進入這個罪惡的世界，承擔這世界的暴力與死亡，為了釋放我們得自由。耶穌為救贖者的觀點，最終目的是為顯示給我們，我們不再需要度毀滅性的生命，因為基督的愛帶來救贖，我們不再為奴，反而成為祂的朋友；的確，藉基督的救贖工程，我們被接納成為天主家庭的一份子。

新教的改革份子延續這種贖價的觀念，並加入了更多聖經的詮釋。依據字面且更嚴厲的態度來看待亞當厄娃背命的後果。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主張：「因為在《創世紀》中人類的始祖背逆了天主，整個人性從此永遠墮落，我們也無力改變這樣的結果，天主對我們如此的忿怒，但因祂及時的仁慈，即便我們不值，祂還是決定要拯救我們。然而，人類沒有能力拯救自己，為了滿足天主因亞當厄娃以及人類之後的不知感恩所產生的忿怒，天主聖言必須取得我們的血肉之軀、我們的身分，獻上自己的生命

當作祭品，藉由祂的苦難及死亡作為我們承襲的原罪與不斷犯罪的贖價。這樣的神學論點通稱為「補贖神學」（satisfaction theology），因為天主的忿怒是經由耶穌的慘死而得到滿足，我們必須承認這補贖神學的部分論點也延續到了天主教神學中，即使我們從來沒有主張過人性完全的墮落惡化，而天主只有一種方法來平息自己的忿怒。

關於以上幾段的著作不勝枚舉，但是為了我們的目的，這樣完全不適切的摘要就足夠了。

補贖神學在〈祢真偉大〉的第二段歌詞裡，完全不加掩飾的顯露出來：

當我想到天主不惜

差遣祂的子捨命，我難以領會，

在十字架上，祂樂意背負我的重擔，

祂流血至死為帶走我的罪。

這有什麼重要的？但如果我們一直唱這樣的聖歌，有些人就會認為這是真的，會記得，也會想在家庭領洗、婚喪喜慶、成年禮和其他所有的禮儀中詠唱。事情也的確這樣發生。但這首聖歌所表達的真理很不完整，其中對於我們承受痛苦時，天主在何處的暗示不容小覷。天主對於耶穌的旨意會全然影響到我們認為天主會怎麼對待我們。如果我們的神要苦難，也賜予苦難，甚至為自己最愛的獨生子安排了殘酷的死亡，那我們生病、喪子、或四肢癱瘓又有什麼好抱怨的呢？比起某些人認為天主要耶穌受的苦難，我們已算輕鬆逃過了。

為基督徒而言，逾越奧蹟——耶穌的降生、死亡、與復活——是我們對天主信仰建築的中心基石，透過這個重要事蹟我們能解釋我們自己的起源、意義、以及命運。這首聖歌也與這奧蹟相關，所以我難以領會天主只是單純的派遣耶穌來「就死」，而且死得極其可怕淒慘，倘若那真的是不幸的事實，天主又為何要讓祂逃過新約中最不正義的神學事件——屠殺無辜嬰孩？（瑪二13—23）如果耶穌在兩歲時就被黑落德殺害，天主就可以

輕易及早地得到祂所要的流血祭獻。

或者，如果天主要的只是個完美的血肉祭獻（如同宙斯神一般），用祂的獨生子來平息祂的義怒，為什麼耶穌不在一開始就離開納匝肋，在加里肋亞到處惹是生非（像祂做的一樣），然後直接邁入耶路撒冷，惹怒所有的人，好被釘十字架？這應該不難，如果耶穌只是單純的被派來「送死」，那祂之前默默無聞的那些年，以及公開傳教的目的是什麼呢？這些都不是為了天主，而是為了我們。

簡單的真相就是，這首受人喜愛的聖歌的第三段歌詞錯了。耶穌並不是來受死的，反之，耶穌來是為了活。因著祂勇敢而又極端的生活方式，以及祂對所有人類懷有的救恩之愛，祂威脅到了當時政治、社會、與宗教的威權人士，嚴重到他們把祂處死了。我想這角度也讓我們比較容易理解關於耶穌受難的預言。耶穌並沒有千里眼，祂是個完全人性的人，因此對於未來也只有有限的認知，祂完整而真實的神性面並不能掩蓋祂的人性，否則祂就只是在假裝自己是人。祂的神性可以藉由祂人性的有限生活中所

展現出堅定的慈愛、正直與犧牲中顯示出來。

歷史上許多具有道德勇氣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所言所行會讓個人的生活與自由受到威脅。他們也許不會預知自己會被處死、謀殺或暗殺，但他們都非常能夠解讀時代的訊號，也能預知自己所提倡的自由、受到的擁戴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有時他們也談到或寫下他們的立場所要付出的代價。在這方面，他們肖似耶穌基督，我們的殉道者並非基督宗教版的自殺炸彈客，他們並不是主動尋死，否則就是徹底違背了天主的生命恩賜。然而，他們知道他們可能會因為信仰作見證、要求正義而犧牲性命。他們的生活及死亡都追隨著耶穌的模式。耶穌並不是為了死而死，而是不願且無法活出缺乏信、望、愛的生活。在祂的時代，也如同我們現在的時代一般，這對那些價值權力核心建築在相反這些德性之處的人們而言是一種莫大的威脅，這世界至今仍然不斷的設法除去那些活出基督價值精神的人，讓他們噤聲，就像當初他們以為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最終就能除掉祂，但天主卻讓耶穌的死有了新的開始：生命。

基督宗教的歷史至今，最讓許多信徒疑惑的問題似乎就是：「耶穌為何而死？」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不對。正確的問題應該是：「耶穌為何被殺？」這樣的問法才會把耶穌臨終前的苦難及死亡導入全新的觀點。

正因如此，我們能站在十字架前，聆聽耶穌在《若望福音》中所說的：「我來，是為叫你們獲得生命，獲得更豐富的生命。」這樣的生命並不在於完美聖父的完美之子，因一個完美的獻祭來讓我們又與天主和好，而藉此拯救我們。而是天主聖三的內在生命藉著基督、透過聖神的力量，滿溢注入這個世界。

我們的天主並不是藉死亡工作，而是生活。新約的一切都是為了告訴我們這件事，甚至連偉大的末日啟示論述，看來像是受天主啟發的大師在大畫布上揮毫出的標記。耶穌並不希望我們以字面的方式來理解這些預象。我想末日審判的經驗應該不會真的有一羣山羊和綿羊等著被點名，但我們真正要學習的是這圖象背後的意義。天主的仁慈與愛最終會看到公義實現，祂會聽到窮人的哭號，我們也會因為今世所做與沒做到的，在來世時受檢



視。

在這個情境裡我們需要看福音的另外一段。有些人引用耶穌在山園中的祈禱：「我父！如果這杯不能離去，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就祢的意願吧！」（瑪廿六42）或「把劍收入鞘內！父賜給我的杯，我豈能不喝嗎？」（若十八11）來證明天主想要、甚至需要耶穌受苦死亡。這都取決於我們怎麼理解天父對耶穌的旨意，或這個杯所指的意思。如果真是如同那首聖歌所唱的「至死」，那結論就很明確了。但是，如果照先前所闡述的，天主的旨意是要我們活出信、望、愛，那麼耶穌的祈禱就是要天父給祂的愛子堅強與勇氣，堅持走完這條路、為真理發聲、成為真理、為生命作證，即使代價是要交付自己的生命。活出如此透明的善絕不容易；總是會遭致苦難之杯。在山園中，我們看到耶穌開始意識到即將面對的命運，掙扎後終於得到力量面對前方的死亡、毀滅、與罪惡。耶穌面對未知命運的痛苦完全是人性的反應，這讓我們在面對自己的焦慮時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也許可以以一位公正而良善的軍隊指揮官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待陪伴

孩子在山園中經歷痛苦焦慮情境的天父。我有一位曾經帶部隊進入阿富汗戰區的好友說過：「我這麼愛我的部隊，我不會讓他們去送死。我與他們進入戰區是因為我們可以為了更崇高的善，解放人民從暴政得自由，給予他們超過自己所知的、更好的生活。開戰前夕是最難熬的時刻，不論經驗多老到的人，都會充滿著自我懷疑、希望自己身在別處，但更崇高的召叫讓我們專注在使命上，對人民忠誠，在世上最貧賤的人羣中服事。相信這使命的正義讓我們能克服最嚴重的焦慮、面對死亡、也堅信邪惡最終絕不能得逞。我這一生最糟的時刻，是失去弟兄回到基地，我會心痛一陣子，唯一的安慰是知道他們跟我一樣全心的投入這個使命中，相信他們並不是白白的送死，而是為了讓這世界更美好。」同樣，耶穌苦杯並不是天主憑空加諸的，而是為了讓我們從暴政中得自由的結果，為給予我們今世及來世豐富的生命，並且確認過去、現今、及未來，邪惡最終都無法得勝。

想想我們對基督的十字架做了什麼。現今我們有許多人穿戴著小小鑲金、鑲銀或白金的苦像十字架，這十字架垂掛在我們的脖子或耳洞上，我

不禁想，如果當時的羅馬人有電椅而不用十字架，我們是不是就有小小的銀製、金製或白金的電椅掛在脖子或耳洞上了呢？再來，我們開始祈禱劃的十字聖號，搞不好就變成了緊握電椅扶手的姿勢，用「嘶嘶」聲來開始我們的祈禱。這突兀而現代的畫面帶回了聖保祿論及十字架的醜聞或「愚妄」（格前一18—26）。基督的十字架不是個流行飾品，不論瑪丹娜（*Madonna*）或阿姆（*Eminem*）穿戴過多少個，瞻仰十字架仍應讓我們摒息，不單單因為十字架顯示了耶穌為了建立祂正義與愛的王權所準備做的犧牲有多大，更因為十字架展示給我們每一個願意跟隨祂道路、宣揚祂的真理、活出祂生命的人，所要準備付出的代價。這樣的覺醒至今仍如同在第一世紀般極端且讓人害怕。為我們當中穿戴十字架以及每個身負十字架的人，我們要回答基督的問題：「為了愛我、跟隨我，你願意走多遠？」以祂答覆天父、答覆我們的答案：「我願意走到盡頭，我要完成使命，不計代價。」

有時我們會問：「上主到底死哪兒去了？」有些基督徒會逃避這問題的答案，只告訴我們要「全然獻上」。用這樣的態度似乎想表達的是「天

主既然要耶穌承受酷刑至死，你也必須把你的苦難與痛苦看做是天主給你的苦杯，就像祂給耶穌的苦杯一般」。這樣的觀念最近一直流傳著，要我們奉獻我們的苦難，為讓煉獄的靈魂得到救贖，也為補贖其他我們覺得冒犯天主的人。我所在意的不是耶穌受難至死，而我們也會如此。我在意的是，當我們用交易的觀點，如：付贖金、靠「奉獻」天主賜我們的苦難、病痛來滿足平息天主的怒火，如此的態度來解讀我們的救贖，我們對天主所建立的形象會是什麼？

有另一種傳統的說法解釋我們所遇到的痛苦，就是當我們「奉獻痛苦」時，我們自由的將我們的苦難與耶穌的苦難結合，讓這樣的苦難可以得到意義。如果我對耶穌受難原因的認知是正確的，我們就可以以一個很重要卻不同的角度重申這個觀點。與其暗自相信我們需要一再平息天主的忿怒（這觀點難以成立，因為耶穌的犧牲是一次就完成的），我藉著忠實跟隨耶穌的道路、真理及生命，在自己的痛苦中找到意義，即便我的所有本能都想要切割逃避。能在我的受難之處找到天主，我便有能力正面面對死亡、

毀滅與罪惡，充滿信心，因為耶穌的經驗讓我知道天主的生命終將得勝。

我喜歡〈祢真偉大〉這首有創意也激勵人心的歌曲。我很開心的大聲唱出我們如何在樹林中漫遊讚美天主「親手所創造的一切奇妙化工」。在最後一段，我比誰都更大聲唱出「當基督再度降臨，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帶我回父家，我心靈將何等歡欣。」唯獨略過第三段。因為我很認真的看待現代神學，我無法唱也不願意唱這一段，因為我希望這一段所隱含的嗜血天主，不會是真的。事實上，天主最棒的一點就是祂不願與死亡有任何關聯。

第六章

「這是我們所造成的世界」

天主創造了一個不盡完美的世界，否則它就會是天堂。  
在這個世界裡，苦難、疾病、痛苦都是真實的。  
有些問題是我們自作自受，卻埋怨天主。

這一章的標題來自羅伯·波特（Robert Bolt）傑出的電影劇本《教會》（*The Mission*）。電影對話裡的最後一句來自宗座大使阿塔米拉諾樞機（Cardinal Alamirano）。在授權葡萄牙與西班牙強行入侵瀑布上游耶穌會士所建立的教會，並擄走當中許多瓜拉尼人後，他看到了自己因自由選擇帶來如此程度的毀滅。宏達先生（Señor Honor）安慰樞機說：「樞機閣下，我們必須在這世上工作，這世界就是如此。」樞機回答說：「不，宏達先生，這是我們所造成的世界……是我造成的。」

之前提過哲學家與神學家通常將惡分為三種：道德惡、物理惡與形上惡。這樣的分別的確在學術上很重要，但是對一般人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邪惡的確存在，而天主至少也容許了。各種種類的惡總是相互重疊，而且此時更甚。藉著科技與媒體的幫助，我們更容易看到生命對於彼此與這受造的世界帶來的衝擊程度。還是有些人，特別是無神論者會這樣說：「你們都相信一個充滿愛的神，但還是有饑荒和戰爭，如果這一切停止，我就會相信你的神了。」對於這世界會如此，天主的確有部分的責任，而

我待會兒也會探討這個事實，但現在我要先處理道德惡與物理惡的重疊，饑荒即是最直接的例子。

每當世上有饑荒發生，就會有人問：「天主怎麼會讓這事發生？」有時候我們也會這麼想。飢餓的數據其實很嚇人，我們全世界的食物足以餵養全球六點七億的人口，所以食物的生產並不是問題所在，而是與食物的分配、生產的方法、以及多數全球人口所在的社會政治氣候有關。根據聯合國統計，有五十五億的人生活在世界銀行稱為的「發展中國家」，這大概是全球百分之八十二的家庭。世界銀行表示，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每天靠美金十元或更少的錢度日，而所謂的 G-20，也就是全球最富有的二十個國家，擁有全球四分之三的資產。

要得到完全可靠的數據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這個我們足以餵飽所有人的世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每天有一萬六千個兒童因為飢餓而死亡，也就是每天的每一分鐘都有十一個兒童喪亡，而這數字還不包括成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道德惡如何轉變為物理惡，而這並不只跟氣



候有關。大部分饑荒的原因都不再單純只是因為乾旱或水患引起。聯合國農糧組織指出，均貧、缺乏民主、內戰、世界市場交易的不公義與氣候因素的問題一樣重要，如今更甚。因此，當人們說：「為什麼天主讓旱災與饑荒發生？」我似乎可以看到天主含著淚、搖頭回答說：「為什麼你們讓旱災與饑荒發生？」在大部分富裕的國家裡，選戰的重點都是經濟，然而幾乎很少會提到資源最少的人。有誰能回想到有位候選人是因為表達第三世界的發展立場而當選或落選的嗎？什麼時候我們曾經在政見發表或選舉辯論中聽過，有任何一個政黨提出他們願意為這百分之八十無法在這次選舉投票的人做什麼事？這又會攸關到哪些人的生死？何時我們曾詢問過自己選出的政府官員，他們對於干預停止所有天主的兒女處於貧窮、缺乏民主、內戰、世界市場分配不公義狀況的政見？

就這點而言，天主很容易成了箭靶，但球的確在我們場上。在這個所有人都能被餵飽的世界裡，為什麼有人挨餓？我們的選擇決定了這樣的世界。的確，有些致力於此的經濟學家甚至無奈的指出，廿大經濟體（G20）

的這些國家需要這世界如此，也如此的規畫全球市場。撇開細節不看，這惡是我們自己造成的，而且天主要我們為此負責。由於各種媒體的普及，我們將無法推拖辯駁說我們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或我們在這之中的關聯性。無知不能成為我們的辯解。同樣，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環境惡化、人際與社會壓力、不採取行動停止戰爭。我們選擇讓這個世界如此，然後卻因為我們選擇所造成的負面效應責怪天主。

當然，在基督徒的傳統中，我們常常不斷的受提醒，我們對於天主的窮人、我們的弟兄姊妹有責任，要捐款做慈善。我知道在許多基督徒家庭、機構、甚至在教會單位及神職人員間，開始失去飯前禱的習慣，我認為這很可惜。我常常受邀到別人的家裡吃晚餐，就在主廚請大人們就桌時，年輕人就已經先到、自行開始用餐了，看到這個情況，家裡的爸爸或媽媽就會說：「等一下，孩子們，神父要帶飯前禱。」這十六歲的孩子抬頭說：「為什麼我們要做飯前禱？我們從來不做飯前禱啊？幹麼要表演給神父看呢？」我從不介意我的存在提醒了其他人，我認為我們在每一餐應該做的：

為這食物而感謝，並求這食物給我們力量能讓我們有能力使這個世界各處更公義。這是個一天三次的提醒，我們正塑造這世界成為它現在的樣子。

第二個傳統是捐款做公益，特別是那些致力於減輕貧窮負擔的基督徒慈善團體，他們以他們的工作自我激勵，也激勵了我們的生活。最好的基督徒慈善機構，如明愛會（Caritas），把最少的花費用在行政上，讓地方人士對於該如何使用善款有能力做最好、最透明的決定。基督徒的發展和慈善活動並不是我們生命裡可有可無的選項，這樣的投身顯示出我們的責任，我們得到愈多的恩賜，就應該愈慷慨。

即便如此，天主的確對我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會如此，負有部分責任。祂容許邪惡的事情發生，就如同我之前說的，我無法猜測這是不是這世界能有的最好樣子。這就是我們所有的世界，我接受在這個世界裡，我們能用自由意志去達成它最好的樣子。藉著我們選擇的德行，我們可以改善它，或是讓它貧窮下去。但在這裡我要說明一點，有些人提到這個世界時，他們的用詞讓我覺得他們要這世界是完美的。至少在基督宗教的神學裡，這

樣的世界就會是天堂了，所以我們必須接受不及天堂的世界也就會是個不盡完美的世界。在這個不盡完美的世界裡，我們使用的自由意志，就如我們個人及集體的經驗告訴我們，可能對我們、對其他人、對這個世界是個複雜的恩賜。自由意志為人類是個重要的恩賜，如果天主創造了一個完美的世界，讓我們使用自由意志，結果是我們永遠看不到我們好的選擇帶來的結果，或是壞的選擇帶來的破壞。這也帶我去思考天主的能力，更精確的說，天主在這個世界裡會怎麼使用祂的能力。

傳統的神學主張天主是唯一的、不變的、不是其他事物所造成的，祂是卓越的、全能的、全知的、無所不在的、神聖且充滿愛的。我接受這一切，且最後這兩項是我談論邪惡時死命緊抓不放的。

如果天主會休息或度假，就如同一些猶太教的神學家認為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確實發生的，我們就真的麻煩大了。這代表了這世界有時會暫時進入自由墜落模式，也能解釋一九九八年十月廿三日，就當我姊姊在她車子方向盤上警醒時，天主是怎麼在世界的舵盤上睡著了。我無法想

像那會是真的，這樣的天主看起來懶惰而輕忽，我需要緊抓住的事實是：天主在這生死的變幻無常中一直陪伴在我們身邊。這也是基督宗教教理中天主降生的真義。天主是如此的願意參與我們，讓我們能被愛，從邪惡及自我中得拯救，祂取我們的血肉成為我們中的一位，基督宗教也是全世界唯一主張這不凡的真理的宗教。

在天主的本性當中，我覺得我們必須在這討論中要強調的第二個本質是天主的神聖與愛。我們在第一章探討過此，耶穌基督的天主並沒有醜惡、復仇、黑暗的一面。「天主是愛」，聖若望如此的告訴我們。「愛」定義了天主的本性，也藉由耶穌以人的形體表達出來，並藉由聖神不斷的作工中更顯活躍，聖神也啟發了我們的行動、選擇、與愛的工作。

因此，這樣的一個天主，就像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必須是不變的，不然我們永遠都不知道自己立足何處，也不會是任何其他力量或事物所造，而是超越的。這會領我們走向祂的力量與知識。我完全能接受天主本身是全能全知的，的確，我需要的天主就是如此，否則擁有一個在這些部分有

限制的神，毫無意義。如果神真的不是如此，我想我會想把這個神換成另一個更新、更好的型號。重點並不在於天主知與行的能力，而是天主的能力與知識是如何在這個世上運作，又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發現就這個觀點，我選擇了與傳統對於天主全知全能的想法不同的觀點。

我發現了兩個方法，可以幫助我了解天主可能知道什麼、又能做什麼。其一是接受天主不知道無法得知的事，也不能做無法做的。如果有超越知識、超越能力的事，是否這對天主和對我們一樣都是不可能的呢？大部分人聽到這樣的理論都會很快的回答：「但天主是天主啊，祂什麼都知道，也什麼都能做。」如果真是如此，那無法得知的事，至少為天主而言便成了可以知道的，而祂卻選擇不與那些最需要知道的人分享；而無法做的事，至少為天主而言便成了可行的，而祂選擇了不行動，即便祂的不行動會對那些相信祂存在與愛的信徒們帶來如此毀滅性的結果。反之，的確是有天主不知道、不能作的事，因為天主選擇了如此。我承認這與傳統基督信仰教條描述的天主頗有出入，但我似乎覺得傳統神學所表達的天主必須要犧

牲掉天主的一些愛與關心、甚至是臨在，才能讓天主的全能與全知成立，就讓我用一個人性化的例子來驗證我的想法有可能成立。

冒著把神人格化的風險，也就是把天主以我們的肖像來看，我用一位青少年的家長來舉例。一個十七歲孩子的慈父、慈母，也許會想要保護他的兒子或女兒免於任何世上潛在的痛苦或悲傷，而去了解孩子生活中發生的一切事，也不斷的在察覺到問題時馬上介入。雖然父母親是如此的關愛與臨在，孩子卻很有可能在度過青春晚期後變得不成熟、完全不具備成人的能力，因為他們好意、強勢又令人窒息的父母，反而讓他們發育不良。事實上，至少為西方社會而言，在父母親與青少年的親密關係中有個階段，父母親必須讓孩子們自己做決定，不設法去了解一切，也不再一聞到問題馬上干涉。這個過程可能為父母而言是難受甚至讓人心碎的，但是父母親限制自己的知識與力量的決定並非出於惡意或不關心，反而是完全相反的——正因為他們非常關心，所以才願意接受這些小大人需要知道他們在探索自己的世界時，有人支持、也有父母的陪伴。

如果最關愛的父母是如此，為什麼我們與天主的真實關係不會是如此呢？哲學上長久以來一直認為天主把我們當作大人看待，我們不是天主的木偶、也不是祂的玩具。因此，為了與我們相處、支持我們活出最大的潛能，天主可以無所不知，但是卻選擇不要如此，祂可以一直介入，但卻也選擇不要如此。這樣自我局限祂的知識與能力並非出於惡意，而是出於對我們的愛，出於祂渴望看到我們成長。

如果在形而上的世界裡，這樣的理論行得通，是否在實際的世界中，我們與天主的關係也是如此？

不久之前，羅馬的宗座科學院邀請了英國理論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到梵蒂岡的年度會議演說。由於霍金教授的研究領域為宇宙論與量子力學，他比大部分的人花了更多的時間在研究宇宙的秩序，他自認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基督宗教信徒。在一次路透社的採訪中，他說：「在一般人的認知裡，我並不是個宗教虔誠分子……我相信這個宇宙是由科學的規律所支配。這樣的規律也許是天主所訂的，但是祂卻不干預破壞



這樣的規律。」這訪談的內容在他拜訪梵蒂岡時發表，有位網誌作家以普遍大眾的意見來回應霍金的觀點：「如果祂（天主）有能力創造宇宙規律，祂一定有能力破壞，換句話說，祂超越宇宙規律。」就某些方面而言，我認為你可以主張祂是做得到的，但是天主為什麼要訂定了物理規則卻又一直破壞規律呢？這可能意謂著天主一邊運行一邊修改，但這恐怕讓我們很難對祂建立信心。我們成了祂的巨大實驗。傳統的神學主張天主可以在不違反祂本性之下做任何事，比如說犯罪，也不能自我矛盾（比如說創造一顆祂舉不起來的石頭）。以這樣的理論出發，如果天主造了規則又破壞規則，我倒希望祂可以多多這樣做，介入並停止所有無辜的人因物理惡而受罪。這位部落客太急著為天主的能力辯護，卻犧牲了天主不變的本質與祂的愛。

不論天主能做什麼，在我們目前能預測、能掌握的宇宙物質結構中，霍金的立場是合理的。然而，為了讓這位部落客開心，我們可以說天主可以破壞祂訂的規律，但卻選擇不這樣去做。這樣神性的限制當然又再次與

傳統的神學分歧，然而這並不會是天主弱點的象徵，卻能顯示祂神奇的能力。天主不需要自我表現，也不需要我們的認可。這似乎就是祂的力量——祂與我們的合一——祂在這有限的旅程中以成熟的愛陪伴我們，祂選擇了不去知道，也不一直干涉。那奇蹟又是什麼呢？

奇蹟會發生似乎無庸置疑，特別是生理、心理與靈性層面的治癒。基督宗教的信條中，信徒必須確認奇蹟的發生，而施行奇蹟的是天主。就和我所認識的許多基督徒朋友一樣，我對於奇蹟事件也抱著健康的興趣與信念。但我卻不相信奇蹟會無中生有，我相信天主的奇蹟是從內而來的，我不認為天主會突然賦予人神奇的力量，這樣的想法會讓天主縮小成一個魔術師，只為贏得被迷惑羣眾的喝采，等著看祂下一個驚人的把戲。這種想法的諸多問題之一就是我所認識的許多值得被青睞的人，比如說我姊，似乎永遠不會被點上這神聖的舞台。我也排斥這種「魔術模式」，因為我在耶穌的行為中看不到。《若望福音》視「徵兆信德」為最弱的信德，如果神蹟只是天主能力的問題，為什麼耶穌不能到處一直行奇蹟？福音的作者

常常歸因於「缺乏信德」，即使當時其他的先決條件都許可。

現代的神經科學才開始起步了解腦的一般特性以及它的治癒潛力，而我認為奇蹟的發生是源於腦部對身體釋放出的療癒因子。對於某些人來說，接受病人傅油聖事以及覆手祈禱能解放出這樣的物質，對於其他人而言，這方式可能是聖地朝聖、個人的祈禱或代禱、聖人敬禮，或其他我認識曾經驗過奇蹟的世俗人，是藉由完全改變生活方式、飲食、練習冥想後產生的結果。這也可以延伸解釋耶穌為什麼可以施行某些奇蹟，卻不做其他的，或為什麼耶穌在貝特賽達要分兩次治好胎生的瞎子。對某些人而言，與耶穌相遇或是單次的觸碰是不夠的，但為其他人，即使是他們主人或朋友想要他們痊癒的念頭就足以造成改變。基督徒都會承認人類腦部的演化是天主最偉大的工程之一，那麼天主從任何面向來看，就是這些神蹟的作者。唯一的問題是天主的恩寵在哪裡。天主的恩寵不是無中生有。布萊恩·朵耶（Brian Doyle）在他所著的《躍：啟示與頓悟》（*Leaping: Revelations and Epiphanies*）當中的「恩典小語」中，抱持著相同的觀點：「我們認為恩寵

會像救護車來到、即時的快遞、或像隱形的聖騎士把所有問題一掃而空，甚至像造物主手上發亮的號角發出的聲響，但也許恩寵就住在我們內，在靈魂生病時被啟動。也許我們一直滿載著恩寵，被恩寵充滿著。」

奇蹟會發生，我覺得《王牌天神》(Bruce Almighty) 這部電影的作者應該是得到了啟發而把這些話放在天主的口中：「把你的湯從中分開不是奇蹟，布魯斯！這只是個把戲。一位兼職兩份工作的單親媽媽，仍能找到時間帶兒子去練習足球，這才是奇蹟。一位青少年對毒品說『不』而對教育說『是』，這才是奇蹟。人們要我為他們完成一切，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他們自己有能力。孩子，你想看到奇蹟嗎？成為那個奇蹟吧！」

就這面向而言，就如同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全看我們如何解讀訊號。我拿一段虛構故事作比方，在許多世紀之前，教宗決定所有的猶太人都必須離開羅馬。理所當然的，這造成了猶太團體的反彈，於是教宗開出條件。教宗可以與猶太人團體的一位代表進行辯論。如果猶太人贏了，他們便可留下，如果教宗贏了，猶太人就必須離開。猶太人發現他們沒有選擇餘地，

但問題是沒有人想要與教宗辯論，唯一的志願者是個可憐、單純的老人，名叫摩西，他每星期五晚上負責開會堂的大門。由於不善言辭，摩西只求了一個簡單的附加條件——雙方都不能講話，教宗答應了。

到了偉大的辯論日，摩西與教宗面對面坐著，教宗舉起了他的手，比出了三根手指頭，摩西回視他，比了一根手指頭，教宗揮動著他的手，在頭上劃圈圈，摩西指了他坐位的地面，教宗拿出了一塊餅乾和一杯酒，摩西拿出了一顆蘋果。

教宗站了起來，說「我放棄了，這人太強了，猶太人可以留下來。」

之後，教宗解釋所發生的事：「我比出三根手指頭，象徵三位一體；他用一根手指頭回應，提醒我，我們所信的是同一個神。接下來我在我頭周圍揮手，表明天主就在我們四周；他指向地面回應，天主現在就在這裡。我拿出麵包與酒，表達天主給了我們聖體和聖血；他拿出蘋果提醒我原罪。他對於一切都有答案，我能奈他何？」

與此同時，摩西向猶太學者解釋他如何在不可能贏的辯論中獲勝，摩

西說：「嗯，一開始他說猶太人有三天時間可以離開羅馬；我跟他說，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會離開。他說整個城市要清空猶太人；我告訴他，我們就要留在這裡。」「那贏的關鍵是什麼？」拉比問道。「我不知道，」摩西答說：「這是最詭異的：他拿出他的午餐，我也拿出了我的。」

在這裡，面對的挑戰就是要在我們這不完美的世界裡解讀時代的訊號，分清楚責任歸屬，但也有很多灰色地帶。天主有祂的責任，因為祂允許這世界演化成一個道德惡與物理惡能產生不正義的地方。但若是因為我們不願意做艱難的抉擇，好讓我們的世界能為每一個人變得更公正、更平等，這就不是天主的責任了。我們不願在主內成為一家人，因著這樣的褻瀆，毫不意外的，我們會看到神聖的代罪羔羊來承擔我們因缺乏政治意願與社會合一精神的罪。「這是我們所造成的世界……是我造成的。」

第七章

當你的時候到了，你的時候就到了，  
一秒鐘都不會多

天主不會對我們趕盡殺絕。

我想我的額頭上一定是用 X 光印上了「異教徒」這三個字，因為每次我走近購物中心，專心自顧自的時候，就會遇上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弟兄姊妹來攀談，幾乎不可避免的，他們會到我面前來問我：

「兄弟，你已把自己的生命交給耶穌基督，讓祂成為你生命的救主了嗎？」

「其實我已經這麼做了。」

「你會舌音祈禱嗎？」

「我會，但是我選擇不這麼做。」

「你知道要活出屬於天主的生命要達到什麼要求嗎？」

「嗯，朋友，我想一生為基督神貧、貞潔與服從是個不錯的方向，可以好好推一把。」

說到這裡，我就想到我在耶穌會發願的那天，有個好朋友來，會場是在雪梨耶穌會宏偉的建築——聖依納爵大學，在看過了典禮場地後，他對我說：「好吧，如果這是所謂的神貧，我想看看貞潔。」



回到購物中心，我已準備好開始這場討論。

「你介意我問你一些問題嗎？」

「當然。」

「你相信聖經所有字面上的細節都是真的嗎？」

「是的，阿們！」是我得到的標準答案。

「嗯，我想你可以幫我。天地是花七天創造的還是一次完成的？《創世紀》的前兩章有兩種版本。天使是去找瑪利亞還是若瑟？耶穌去耶路撒冷一次或很多次？是山中聖訓還是在平原聖訓？是真福四端還是真福八端？」

〈天主經〉裡的訓諭有十個還是五個？耶穌臨終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四部福音中我們有三種版本？復活清晨，耶穌最先是顯現給伯鐸或瑪利亞瑪達肋納？耶穌升天和五旬節是哪一天？在復活主日或四十天之後？」

然後此時，就會有一位督導出現，建議我們說：「你們應該停止爭辯了，因為我們不該質疑天主的話，我們只應活出聖言。」其實，在這堅硬的保護殼裡，就是問題所在。

感謝天主，身為天主教徒，至少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後，我們官方就不再以字面的意思來讀聖經，我們並不是聖經的基本教義派。除非我們真的以字面上來看天主知道我們頭上的頭髮有幾根，以及我們的歲數（耶一5；迦一15—16；箴十六33；瑪十30），那我們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基本教義派。這幾段經節最原始想表達的，只是聖經的誇飾法來說明天主親身對我們的關懷，但如今卻有人用來說明天主知道，而且已經預定了每個生命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星期、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秒。

當我去療養院拜訪時，我常常被問道：「神父，為什麼天主不帶奶奶走？」我想回答說：「因為奶奶還沒有停止呼吸。」以板球或棒球的比喻，我們可以說：「嗯，奶奶打了很漂亮的幾局。」這用來形容某個年長過世的人會很恰當，但是這樣的話如果說給失去孩子的父母親聽，不管孩子幾歲，都完全喪失它感恩的意義，特別是遇上死胎或生產時過世，沒有一個父母應該要親自送走自己的孩子啊。

我見過最赤裸的愴痛是看到孩子重病或過世，父母用最深的悲情問道：

「天主到底死哪兒去了？」而「這是個奧祕」、「我的行徑不是你們的行徑」、或「天主一定是在天堂需要個小天使」這樣的答案完全沒有說服力，我也懷疑這樣的話會有什麼幫助。我見過受了高等教育的父母放棄信仰，因為沒有人能幫助他們合理的想通他們孩子生與死的意義，只能說：「我們會在天國找到答案，天主到時會擦乾我們所有的淚水。」就算我們相信這是真的，而所有的苦難也都有其奧祕的幅度，光說死亡是個奧祕並不能讓我們不再試圖用理智和推理能力推敲出更好的答案。縱然有些回應無法完全解答我們所有的疑惑，但至少比現今這些陳腔濫調的標準答案更能安慰人心。

特此強調，天主在天上並不需要天使。就神學觀點而言，我們認為天主是自足的，天主不需要任何事物，所以也不需要帶走我們的孩子，不論是當天使或其他用途。基督信仰中讓我們感到雀躍的是，我們相信天主要我們。這正是人類受造的原因。我想也許可以這樣說，天主是如此的需要某些人，所以祂很快的召他們回天國，甚至在我們看來太早了。許多虔誠

的基督徒是如此的相信，只是這句話對痛失子女的父母來說太刺耳了。於是暴君形象的天主回來了，祂的欲望足以毀滅我們的生命。我對於現今喪禮上常用的旅途說沒有意見，但是我會避免使用天主藉由死亡「把我們帶走」或「召回」這樣的字眼。我認為這樣說並沒有幫助，因為這有可能損害了天主的愛與良善。為什麼天主想要「帶走」一個兩歲孩子的欲望會超越把他「留在」慈愛雙親懷中的欲望呢？如果天主喜歡把我們所愛的孩子藉由死亡帶走或召回，為什麼不包含那些自幼就受邪惡父母、家庭虐待或性侵犯的，或是那些伸出雙手卻沒人抱、沒人疼愛、沒人領養的孤兒？

相反的，我認為這樣的相信才是適切的：生命——從母胎到終老——並不是天主所定下的一個過程，而是我們身體活到它不再能運作的一個過程，不論是自然或意外導致。天主在這個過程中並不是個主控的玩家，但仍有祂的責任，因為祂把我們造成是會死之人。以傳統的神學而言，祂也可以把我們創造成沒有肉身的靈魂體或天使。但我就不會是現在的我了。

因此，當我們肉身死亡時，我們的靈魂或靈體開始了它回家的最後一

程。我們值得停下來好好探討、思考我們的哪些部分可能會走上這樣的旅程，在死亡後還有什麼存活下來。顯然的，如果我們不確定在這個有時邪惡的世界裡，天主扮演什麼角色，那靈魂的本質也是可疑的。

然而，有趣的是，即使靈魂的靈性概念與它在宗教語言上的使用逐漸勢微，「靈魂」這個詞仍存留在我們日常的對話中。許多沒有信仰的人會用這個最有信仰內涵的詞來描述另一個人。我們常常聽說某些人是孤獨的、痛苦的、或迷失的靈魂。你可以描述某個人具有「美麗的靈魂」，或某個音樂、畫作、或其他的藝術創作「觸動了我的靈魂」。我們用「靈性」來描述醉人的爵士樂，也仍然用 SOS 一詞——「救我們的靈魂」(save our souls) 來向他人發出求救警告。這個字的使用強化了聖道茂 (St. Thomas Aquinas) 所教導的，靈魂讓我們能身為人，並與其他動物區隔開來。這世上幾乎所有的主要宗教都相信有靈魂或其對等物——是在肉體死亡毀滅後仍會存留下來的。

我自己得到的觀點是，不管靈魂有什麼其他的特性，記憶會是其中一

個重要的特質。我們的記憶是不會隨死亡而消失的。

我曾主持過幾場阿茲海默症亡者的喪禮，這些場合很少會太難過，因為家屬會不約而同的談到他們在幾個月前或幾年前就已經「失去」了他們所愛的人。為什麼？因為他們所愛的人漸漸無法想起任何人或任何事。我們仍堅持自始至終照料他的肉身，因為我們相信人的尊嚴是必須得到尊重的。現在也有理論認為甚至連受孕、出生時的事件記憶，都有可能將在我們的生命與生活方式中留下記號。明顯的，即使對於似乎已喪失記憶或昏迷的人，在他們最深處還是對某些事物有印象的。比如說，我很驚訝阿茲海默症的患者即使無法記得他們是誰或在哪裡，仍然能使用母語建構出完美的句子，有時還能說出他們這輩子學過的其他語言。語言是記憶裡深奧的練習，即使有時說出的句子可能很讓人困惑。

記憶是靈魂的組成元素之一，也意味著在我面對面見到天主時，我會記得我是誰、我如何生活，天主也會記得我。為我們也會是一種安慰，想到我們會與我們所愛的、先我們而去的親友重逢，因為我們彼此記得。

至於來世會是什麼樣的地方，既然我都大膽的對於苦難中如何保有信德與靈魂的本質做了假設，不如就完成這臨終三部曲吧！

不久前，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提出了個讓部分人士驚奇的論點，他認為天堂、地獄、煉獄也許不是個我們會待上一段時間的地方，而可能是我們會到達或經過的經驗。我覺得他說得對，不只是因為時間與空間是這個有限的世界、而非來世的元素，也因為這個論點開啟了很有趣的觀點，讓我們去思索這會是什麼樣的經驗，也讓我們發現天主教的傳統中，在這個部分的著墨有多麼豐富。

在我思考來世會像什麼，我注意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至廿四節對於天主的仁慈有個絕佳的比喻：蕩子的比喻。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猶太男孩，犯了兩條他所能犯最嚴重的罪：他揮霍光了父親留給他的祖產，運氣差到樂意吃豬吃的食物。他決定回家與父親和好。我想對我們所有人而言，死亡就像那樣吧！踏上最終的旅程。這畫面強烈的有如給臨終者送聖體一般，也是我們俗稱的「天路行糧」（臨終聖體・Vaticum），字面上

的意思就是旅程所需的食物。

當時，在這故事中，父親每天、整天都在路上觀望等待，等待任何孩子歸來的跡象。我覺得值得注意的是這父親並沒有跑去把兒子的頭打暈再把他拖回家，而是必須讓兒子自己踏上歸途，這就跟我們死亡時會發生的一樣，我們開始最終返家的旅程。當這偉大的父親看到他時，他衝了出去、熱切的親吻他、為他舉辦宴會，這一切甚至都在孩子還沒有機會完成他已經排演好的道歉之前。這一定就是天堂的樣子，我們有些人盡了全力，雖然我們也失敗過，我們把基本的做到了，而天主祂知道我們的心，也陪伴我們度過生活中所有的困難，甚至不要我們的道歉，我們就受到歡迎而回家。

然而，對我們一些人而言，與天主見面可能會特別的痛苦，因為就如我在這本書中不斷強調的，天主很認真的看待我們的自由選擇。當這不凡的父親見到我們中的一些人時，祂衝出來迎接我們，但在我們與愛面對面時，我們會意識到曾對自己、他人、世界做出許多自主且知情的破壞，在



當下，我們會被允許開始並完成我們已經預先演練好的道歉，尋求原諒，甚至乞求寬恕。我們會為自己所做的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一切如此赤裸，也會需要天主寬恕我們，但天父是如此的充滿仁慈與同情，我們會在愛中潔淨與淨化。在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話語中也能找到相似的論點：「現今我們習慣思考：什麼是罪惡？天主是偉大的，祂了解我們，所以罪惡不重要，最終天主會接納一切……這樣的希望固然很好，但是正義與懲罰仍是存在的，那些毀滅人、毀滅世界的人無法即刻與天主、與他的受害者同桌而坐。」

最後，我想我們當中有些人將踏上返家的旅程。當天父衝出來迎接我們，在我們與真愛面對面時，我們會一如往常的做出自主且自覺的決定——拒絕天主的愛而轉身離開，這就是最終的罪，也反映出我們在世上如何生活。那已是地獄的深淵了，就是看見了天主、看見愛的樣貌，卻一如往常的轉身離開。天父也只能痛苦的尊重我們的選擇，即便這個選擇是拒絕祂。如同教宗說的：「……天主最後的審判絕對會是公義的……我們必須明確

的談論罪，它有可能讓人自我毀滅，也導致世界其他部分的毀滅。」但就如同教宗所說，我也不認為最後的這羣人數會很多。「也許不會有這麼多人完全的自我毀滅、永遠無法挽回、沒有一絲一毫的空間讓天主的愛存留、在他內也全無任何愛的力量。若真如此，這就是地獄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相信天主會毀滅我們，但是即使死亡讓人難以接受，我們知道我們還會再遇見我們的兄弟姊妹，而基督徒所相信的，分離並不是「告別」，而更像是「待會兒見」。

結語

有些人可能覺得這裡所勾勒出的天主看起來是遙遠而冷漠的，但我不需要認為天主必須是我生命中所有事件的直接源頭，我才能堅定而活潑的相信這位屬於我的天主。的確，我熱情的相信天主親身的愛與存在。就如同本書一貫的論說，把天主排除於一切事情發展的細節的想法，並不會把天主排除於我們的生活、苦難與死亡的情節之外。

天主陪伴著我們或短或長的生命中的每一時刻。這裡所用的**陪伴**是個強烈的字眼，它可以意謂著積極的參與、相隨、增添豐富、並且支持（如同音樂的伴奏）。每個意義都增添了一層深度，顯示出天主如何在我們生命中陪伴，並走過死亡。我也喜歡英文的**陪伴**（*accompany*）這個字眼，因為這個字來自中世紀法語，沿用**同伴**（*companion*）與**相伴**（*company*）兩個字，而這兩字的來源是拉丁文的 *com*（藉著）、與 *panis*（麵包）：與那一起分食同一麵包的人。這個字包含了共融的精神——「我們都同在其中」，也定義了基督徒的望德。天主在這當中與我們一起，這當然也就是基督降生的意義。

莎利·麥法格 (Sallie McFague) 在她的《比喻神學：信仰語言中的天主形象》(Metaphorical Theology: Models of God in Religious Language) 一書中，用了一些新的比喻來勾勒出我們與天主、與耶穌之間的關係。她所提的比喻雖然不是全部都吸引人或發人深省，不過其中之一提到天主如同朋友，在我與天主父、子、聖神的成人關係中，重申這樣的關係，帶給我很大的衝擊。

這樣的形象深得我心，因為我們選擇我們的朋友，他們也選擇我們，我們喜歡花時間與他們在一起，我們也與最好的朋友分享我們很少告訴別人的私密事，有時，在我們非常得意或身處危機時，我們會打電話給我們的朋友，甚至在讓家人知道之前。我們也知道我們最好的朋友喜歡我們，因為他們會來找我們，願意分享我們的生命。他們一生中陪伴我們、參與我們、豐富我們、也支持我們。我們在一起用餐、一起分享食物時特別能體驗到友誼。

稱天主為朋友或宣稱耶穌與聖神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並非幼稚的想法，

我反而覺得這是個特別成熟的想法。耶穌每時每刻都與我們在一起，尤其是在我們思慮天主到底死哪兒去的時候。就如同真正愛我們的朋友一樣，天主不會授與痛苦、想辦法懲罰我們、或安排意外事件給我們好好上成長的一課。即使這位不變、尊貴的朋友是永恆、自有、超越、神聖、永在的，天主的愛是知所節制的，如同所有最好的愛一般；天主對祂的能力與知識也會自我節制。因此，天主不會發動天災或饑荒。天主不會對我們趕盡殺絕，事實上，我們天上的這個朋友所要的與死亡完全無關，我們會這麼相信，全因我們在耶穌身上所看到的，在祂身上沒有黑暗，只有光明，沒有懲罰報復，沒有打擊敵人，祢要的是正義而非報復。耶穌進入我們的世界，不是為了死，而是為了活，成為我們的道路、真理及生命。就如耶穌因祂生活的方式而死，天主也讓耶穌的死亡最終成為生命，將祂的子從墳墓中復活。因此，這位朋友在我們身上的旨意與計畫是要我們在信、望、愛中茁壯，同時實現我們的恩寵與才能。

而基督這樣的朋友並不強制進入我們生命，祂耐心的等候我們邀請祂

進入我們的生命、參與到什麼程度。耶穌來到我們所在的地方與我們相遇，擁抱我們，緊密的保守我們度過艱困的時刻，幫助我們找到前進的方向，甚至直到生命的末了引導我們找到回家的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神啊，祢是來整我們的嗎？——上主的美善 vs. 邪惡的苦難 / 李察·雷翁納  
(Richard Leonard, S.J.)著；張宗德譯. -- 初版. -- 臺北市：光啟文化，  
2014.04 [ 民 103 ]

面；公分

譯自：Where the Hell Is God?

ISBN：978-957-546-775-3 (平裝)

1.天主教 2.靈修

244.93

103004467

## 神啊，祢是來整我們的嗎？

上主的美善 vs. 邪惡的苦難

2014年4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李察·雷翁納(Richard Leonard, S.J.)

譯者：張宗德

執行編輯：劉小河

出版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啟文化事業)

發行者：甘國棟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6巷17弄5號3樓

電話：(02)2225 2627

定價：180元

光啟書號 205327

ISBN：978-957-546-775-3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神啊，祢是來整我們的嗎?》是一本叫人愛不釋手的書。面對他深愛的姊姊由於可怕車禍造成的四肢癱瘓，李察·雷翁納與這些因苦難而生的深奧難題面對面。書裡的每一章節都迫使你重新衡量你心中天主的形象。讀這本書，它會改變你的生命。」

——耶穌會士威廉·貝瑞 (William A. Barry, S.J.)  
著有《天主與我》、《體驗天主》等書

「這位才華洋溢的神父所寫的曠世巨作會是你所讀過解答苦難疑惑最棒的書之一，也就是說，這會是一本你讀過關於靈修生活最棒的書之一。」

李察·雷翁納這位家庭曾經歷創痛的耶穌會神父與作家，溫柔的邀請讀者們面對所有信徒終將面對的重要問題。他明智、洞悉真理、宅心仁厚、見解獨到、經驗老到，絕不止於簡單的答案而定論。雷翁納神父是我們所有人經驗痛苦時，所期望擁有的、仁愛的心靈導師，這本蘊含豐富的書是給所有生命中面對苦難的人，意即所有的人。」

——耶穌會士詹姆士·馬丁 (James Martin, S.J.)  
著有《找到自己，找到天主》、《襪子堆裡的聖人》、  
《雙手編織愛》、《慧心·一笑》等書。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775-3



9 789575 467753

光啟書號205327

定價：180元